

# 本日遊下鏡微顯

周傑編



星星出版社印行

舊

915.2  
7725-



9873

愛公用  
惜使顯  
用

本日的下鏡微

編傑周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4267
類號	781.117725

<del>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del>	
<del>登錄號</del>	<del>4267</del>
<del>類號</del>	<del>731/7725</del>
1938	



目次

走向毀滅之路

走上絕路的日本.....一

由軍部談到近衛內閣.....一五

天秤上的日本戰時能力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三〇

日本陸軍軍力的估計.....三四

日本之海軍實力.....三九

日本之空軍.....四〇

日本航空母艦之實力.....四一

日本經濟能作長期戰爭嗎

日本財政危機.....四三

日本軍需資源問題……………四九

侵略戰爭中之日本國民經濟……………六八

日本經濟危機加速展開……………七九

### 火山上的日本社會

日本的眞面目……………八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九一

中國抗戰與日本革命……………一〇一

### 侵略戰爭下的反響……………一〇二

——知識分子的苦悶——敵空軍機長的家信——敵空軍俘虜遺留的家信

——俘虜的三封信——心底的呼號——日本共產黨覺給在華日本士兵的

號召——全農·全水·總同盟·產組·鄉軍有志團告征士兵書——現役

將校有志團告在華北將士書——日本人民反戰宣言——朝鮮三革命團體

聯盟宣言——韓國光復運動團體對中日戰局宣言

# 走上絕路的日本

日本現在正在得勢之際。它廁身于世界列強之林，它的說話能使人尊重，它的行動能使人畏懼。然而實際上，日本的命運並不足以使人艷羨。如果我們暫時丟棄了對於日本的侵略精神的憤怒，及其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及于國際關係上的可怕影響，那末日本的處境實在是很可憐的。這可於日本人民的惶惑不安中看出來。他們曾經拚命地力求變成一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強國，而且也獲得了這樣的一個國家所應有的許多屬性與外貌，然而即使他們自己，也知道在帝國主義的偉大方面，還缺少着許多成分。他們雖然自知其優越，且以其成就自傲，但同時也在害怕。他們知道有些地方不對，但却不知道究竟什麼地方不對，而且爲什麼不對。



在根柢裏，他們的煩惱正是由于他們與成功太相接近，在最近數年間，他們向着目標邁進得最快；而正在這數年間，他們的困難也增加而擴大了。一般觀察者對于近代日本的成功，常表示着極端的驚奇，稱它在五十年間變成了一個近代國家是一種奇蹟，其實這種讚美大有受冷靜的批評的餘地。日本究竟是澈底改變了呢，還是只蒙上一層新的外表？在實際上，日本的種種制度改變得很少。它們依舊是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下的「農民手工業社會」的制度，不過穿上了西方的服裝罷了。日本的外貌雖然改變了，但其本體和精神還是中世紀的日本的本體和精神。

但在最近數年間，日本的變化確已透入了表面以下。日本的制度真正已起了變化。現在的日本已不再是一個穿着西方服裝的農民手工業社會，它已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不過還殘留着好些農民手工業社會的遺骸。它的都市中人有不少過着歐美式的生活，只是風俗上或有不同而已。現在日本的政府的問題，工商界的問題，和金融界的問題，正是歐洲的政府、工商界、與金融界的問題。



二

日本已完成了它的大事業，現在它在開始償付代價了。工業制度的效果是逐漸累積而成的，現在它們已在日本開始顯露出來。直到現在，日本只享着「西方主義」之利——財富、權力、範圍的擴大、舒適、便利、與效率。現在它已在開始受其弊了——對於國外貿易的依賴，對於外來原料的依賴，軍備費用的負擔（這是爲求得國外貿易與國外原料而採取的領土擴張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在世界經濟中的糾葛，國內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及其所引起的不滿，日漸加甚的階級對立，農村人民的沒落。日本採用「西方主義」已經成功了：這已毫無疑義。但我們要問的，是日本能否比西方各國更成功地避免「西方主義」的刑罰。照一九三七年的情勢而論，答案是決然否定的。因爲在工業制度所固有的流弊上，日本又加上了它自己造成的累贅去。

我所說的它自己造成的累贅，乃是指着它在最近數年間力圖併吞整個東亞的不

顯一切的，近乎瘋狂的企圖。其實，不用說，日本的困難主要是經濟上的。但在目前看起來，這些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困難，而是戰時經濟上的困難。就一切社會情形而論，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一直在作戰——這是一種經濟上的消耗戰，其所要攻擊的敵人並不能明白地看到。

如果日本不是一直在非正式地作戰，它今日大概會比其他的任何一等強國還要健全一些。它剛剛進入了工業上的得力時期。它第一次達到了能够在國際貿易上作積極競爭的地位，它差不多侵入了世界各國的每一個市場。如果它能將其擴張限于這一方面，它現在大概會比其他各國更安定一些，更繁榮一些。日本最近的繁榮大半是戰時的繁榮，是大批的軍需品定貨單所造成的，是熱症的現象而不是康健的現象；但即使沒有這個，在正常的途徑上，它也能避免普及全世界的最惡劣的蕭條，而在全國的收支上獲得有利的餘額的。貿易總額或許沒有增加得這麼多，但在購買軍需品上所化的錢財將更少。

當然，國家主義和領土擴張是與近代的工業制度不能分離的。它們或竟發源于近代的工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企圖征服遠東的雄心，乃發生于其達到工業上的得力階段以後。這就是說，它達到了不能不在亞洲大陸上尋求原料並為其製成品尋求出路的階段。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的經濟上需要決定了擴張領土的政策，但並不到現在日本所實行的程度。這是應由狂熱過分的愛國主義與毫無約束的軍國主義負責的，而不應由其工業化的需要與貧乏的天賦資源負責。

振轉點是在一九三一年。在這一年，日本開始了征服滿洲以及它自己的事業。殖民地，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不可一世的國家主義政策——這些它以前都有過的。早在一九一五年，當西方各國正在歐洲互相殘殺的時候，它就認真地想在中國建立一種監督權，但可惜沒有成功。（譯者按：此指民國四年對我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款」。）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還有選擇的自由。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領了瀋陽以後，它就喪失了這種自由。這行動注定了它的前途。隨着瀋陽的

佔領，就幾乎欲罷不能地佔領了南滿洲，侵入了直達西伯利亞邊境的滿洲全部，其中有些地方本來是多少處于俄國勢力範圍以內的；接着又侵入了華北，企圖使華北與中國國民政府脫離關係。隨着這些事件，俄國被逼得不得不派遣一枝具有攻擊的潛勢的邊防軍到遠東西伯利亞來，而中國也被刺激得實施了國防的計劃。而隨着這些事件，日本就不能不瘋狂地擴充軍備，把一切都犧牲了——就是它的工業進步的利益，它的經濟基礎的安定，以及它的人民的幸福，都不得不因此而被犧牲。

日本現在所處的地位，是既不敢前進，又不能也不願後退，更不能長留在這地位上；因為如長留于此，它將逐漸衰弱下去。如果前進，就將與中國或蘇聯或中蘇兩國開戰。如果再要向中國索取土地，就非用軍隊、坦克、和飛機不可。除了對壓倒的軍力以外，中國決不會再讓一步。她被驅入了絕地，現在迴身來拚命奮鬥——不管有沒有希望。她的抵抗力雖然還不夠，但她所聚集的力量已足以使日本陷入一種長期的耗竭財力的戰爭，使日本不能不拿出牠的大部分軍隊與資源來拚。不用說

，結果日本或許得勝，但這勝利將使牠自己幾乎破滅。至于蘇聯，日本只要向外蒙古或西伯利亞推進五哩，一場你不死我不活的戰鬥就要發作了。蘇聯在日本領土對面的東部邊境上的軍力是非常強大的，即使日本能不一敗塗地，也至少要三十年才能恢復牠的元氣。這一來，它對西方的列強將完全無能為力，甚至不得不把勝利的果實吐出來了。這一切，每一個尙未完全喪失推理能力的日本人都知道的，所以日本在戰爭之前猶豫着。牠現已知道——可惜太遲了——所冒的危險；它知道它的實力還不够冒這危險；它也知道，在造成這危險的處境之際，它的資源已被勒索得如何厲害。所以日本不能前進。

它也不能後退。第一，在心理上，它不能後退。因為這不但將失去它所獲得的一切與東亞大帝國的希望，而且將是自認失敗。日本的軍部心理，決不肯自動地自認失敗的。而且這麼一做，無異對日本人民承認了自己的無能，而將引起怒潮似的抗議，使軍部復歸于比較不重要的地位。唯有勝利，才能擋住這樣的怒潮。軍部在

國內的地位，是用在國外的不斷的光榮來支持的。它使日本的人民受了犧牲，就不能不接二連三地表演勝利給他們看。日本的軍部或許有一天會被國外的敵人或國內的叛變所掃除，但它決不會「割腹自盡」的。

在政治上，日本也不能後退。撤回華北的駐軍，特務人員，與壓力，而承認征服中國的企圖已失敗，這在中國的現狀之下，只會引致中國人更堅決地來收回滿洲。自承失敗，無異于邀請中國人來利用日本軍部的無能為力。中國將認為她雪恥的時間已來到了。不久，她就將取相當行動，使日本不能不作戰，正如日本企圖更前進時一樣。對於蘇聯，這也差不多一樣。因為除非日本在「滿洲國」毫不設防，蘇聯是不會放鬆她在東方的警戒而撤回她的駐軍的。第一，蘇聯不能避免在東部邊境上更強起來，這本是她的正常的發展途徑。不過日本的威脅使她走得更深更快吧了。蘇聯也許願與日本訂約，撤回其一部分的邊防軍；但她不能撤回其在日本顯露侵略意向後，送到西伯利亞東部去的大批人民以及匆促地建設起來的鐵路與工廠。第

二，日本已在西伯利亞、蒙古、與「滿洲國」的邊境上引起了這麼多的敵對行動，以致它不敢讓「滿洲國」設防不固。它只能繼續不斷的侵略威脅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了。

日本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它也不能留在現在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個難以保守的地位。那種緊張狀態必然要爆裂的，如果不在中國的一端，就在日本的一端，而且即使不爆裂，這種緊張狀態也不是日本所能忍受的。它不能無盡期地長留在戰時基礎上。

据官方報告，所計算的只有政府支付出去的款項，日本現在每年須化三十萬萬元左右，（約合美金九萬萬元）。這比政府的收入約超過八萬萬元，這不足之數只好用發行公債的方法來籌得。一百〇五萬萬元的鉅額國債就是如此積成的，其中約有半數是在最近五年間——日本最繁榮的五年間借起來的。假使國家在經濟方面是健全的，而購買公債的錢不是生產事業所需要的資本，這本來不是什麼很危險的事

。但日本的情形並不如此。日本還在發展的階段上，雖然它的實業已相當可觀了。平時所需的設備、建設、借債等資本，已不是本國的財力所能應付裕如。現在有一部分被政府抽去了（這些公款用在生產方面的，即使有，也很少，）全國的經濟生活就受了阻礙。因此，政府的預算并不能度量日本在實際上所化的錢，那不過羅列着公家的支出吧了，實際上。更大的一部分國富正在被送到政府的用途上去。主要的目標為建設軍備。日本的實業界與金融界決不能繼續每年購買八萬萬元的公債而同時仍舊供給工商界以必要的貸款。因為他們曾經觀望不前，故政府已採用了一種非正式的，然而却極有效的強迫辦法，因而引起了軍部與工商界的無聲的爭鬥，反映在內閣的屢次被推倒與鉗制國會的企圖上。這種爭鬥在表面上很易使人受騙，而被誤認為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之戰。其實乃是軍部與工商界之戰，使夾在中間的文士政府兩面受着攻擊。

即使用強迫手段，從一國的資本準備金中所能勒索出來的錢款，也是有一定的



限度的；當消納公債的飽和點已臨近時，政府就不能不求助于捐稅了，這樣就結束了帝國主義的「蜜月」。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有佔領滿洲及其附帶的一切費用，都是用公債來應付的。但在一九三七年，却不能不增加捐稅了。這一來就觸着了日本經濟的神經中樞，而對於整個領土擴張政策的明目張胆的批評也隨之而發生了。因為這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接受到了危害，而日本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已如此密切，它對近代工業基礎的依賴已如此深切，以致威脅對外貿易的，同時也威脅着全國的安定。

第一，無數的城市、無數的勞動者、無數銀行的信用、以及無數財產的價值，都與工廠生產事業連繫在一起，而這些工廠所生產出來的貨物有一大部分是必須輸往國外的。（因日本一般國民購買力薄弱國內市場太狹小故也。）第二，只有把對外貿易維持在現在的平面上，日本才能從國外獲得它所不可或缺的原料；隨着機器工業的發達，它對於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了。而且現在如果沒有原料，它的擴充軍

備計劃就要陷于停頓。第三，通貨的安定也陷入了危境。如上所說，日本不能不購買原料，而且它只能用輸出品抵付。如果它的對外貿易減損稍大，它就不能不用現金來付款了。這事做不多久。就將損害國內的「元」價，促成通貨膨脹，而毀壞銀行、工業、與政府了。就是現在，入超也已經使日本的金準備降低了不少，以致政府不能不嚴厲地限制外匯與輸入，以維護通貨。

三

所以，對外貿易是日本的生命線。

日本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便宜只有一種——價格低廉。有幾種出品，它能賣得比其他的任何工業國都更便宜：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廉。這與其他各國的生產成本相差很遠，所以即使築有關稅壁壘，它也能賣得比他們更便宜。不過現在，這種相差的程度已在逐漸減少了，因為各國正在不住地增高其關稅壁壘，以阻止日本貨物的輸入。因而日本商務進步的曲綫，已停止上昇了，也許已達到它的

最高點。同時，日本人自己創造的種種情形，也在減削他們在生產成本上所佔的便宜，最後將使它完全消滅。捐稅增加後，直接間接都將使物價增高。這些捐稅不能取之於勞工成本，因日本的工資本來已在最低限度，而新稅又是加在一般消費品上的，故生活費用必然將增高。自本年初以來，生活費用就在不住地增高，以致為避免罷工計，不能不增加工資。總之，捐稅在生產過程各階段上所加的額外費用，以及日本不能不從國外輸入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的漲價，都使日本的輸出品售價不能不增高因而削弱了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日本的對外貿易如一旦減少，就將發生一連串的後果，自失業起直到通貨膨脹利潤降低，因而捐稅收入就減少，因而就增高捐稅以補收入之不足，於是貿易更減少，利潤更降低，收入更減少，捐稅更增加。但若應付政府的日益增加的支出，對外貿易不但不能減少，且須增加。每一個日本當局都承認現在並無減輕捐稅或「赤字公債」發行額的希望。反之，預算必須增加，公債發行額至少須維持在現

在的平面上，捐稅也必須增加。日本已開動了一輛它無力使其停止的火車！

同時，社會的失調也更其嚴重了。一方面被逼得不能不將工資維持在最低限度上，一方面生活費用又必然地日益增高，夾在這中間的都市人民正在被擠到僅足維持生存的狹街中去。農村人民日益深沉地陷入了永遠的，不可藥救的破產地位，爲求生存，就不得不將其年幼的子女們——尤其是女兒——送到有工廠的城市中去，作廉價的勞工，因而使勞動市場降到了工業時代以前的，近乎中世紀的水準上，任何社會救濟的希望，都不能不在軍部的需求之前退避三舍而置之腦後。因爲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都降到了僅足維持生存的生活水準上，故日本貨物的購買者不能不求之於國外了——但這種對外貿易，爲了上面說過的種種原因，將日益難以維持，而沒有這種對外貿易。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的命運又將變成更其悲慘。日本的整個社會就在這沒有一條出路的圈子裡團團轉。（N. Pötgeler 著）

## 由軍部談到近衛內閣

日本軍部在日本政局上的操縱的作用，在今日已經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過去的歷史此地不必評論。自從二二六事件以後的日本政局的演進，就是軍部內的所謂「急進」派與「漸進」派互相角逐的勢力消長圖。急進主義者爲要「打開」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總危機包圍下的日見嚴重的日本的難關，主張不顧一切征服亞細亞，爲實現此手段，不惜以武力企圖「刷新」日本的政局以求達到這目的，可是這一炸彈一面嚇住了金融資產階級的靈魂，同時也頗有超出了軍部的統治範圍之勢。于是軍部爲要統一其步驟以君臨政治，爲要和緩極端受刺激的金融資產階級集團的神經，以便于分化他們，捻取其戰備的軍費，便不得不採取傾向于「緩進主義」的招牌的採用。于是「肅軍」的工作便開始，所謂「急進」的流派便漸漸受「整理」了。這「緩進」的中心勢力，目標是全力強化國防（侵略戰備）與加強統制，以此爲目

前的第一主義，其實現其滅亡中國獨霸亞細亞的寇圖。這一工作進行了頗久，也經歷了若干的波折。今年二月的陸軍大移動，是軍部這政策的實行成績值得注意的一段記錄。

二月移動的中心口號與政策是「肅軍的澈底」，「學歷偏重主義的打破」，「實力主義」，「適材主義」，「內地滿蒙之人事交流」等等。人員有了極大的移動。成爲一部份金融資產階級集團恐懼之的底板垣等調干部。爲什麼？陸軍爲要使其發言能更充分帶上政治的威力，非「統制」其內部不可，內部必須有意見之一致。這一致，不是政治上的退却，目前建築于國防與統制第一主義，正是以退爲前進數步的政策。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專談狹義國防，實際上正是最強力的可以實現其法西斯政治的態度與方法。以這方法，可以在國防第一主義的口實下，不斷與巨額地要求軍費之增加；可以迫使政府實行大量的加稅；可以要求教育的改革，而實行法西斯化軍閥化的教育計劃；可以極度地要求生產力的擴大，來消化龐大的軍費，去實

行工業的統制，去操縱整個國民經濟部門。以這備戰的侵略主義為精神的壓迫，可以兌現適合于這目的的政治「革新運動」的實現。其實一切「革新運動」全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別名。廣田林銑近衛各內閣的綱領，不外為其實踐的應用。在這目的之下，一面使新編制的參謀本部成為「現陸軍所有之獨創力，精悍，與積極性之結晶」，一面由統制加強結果大大增強了陸軍大臣與陸軍省的權力，以君臨內閣。這一政策，直到現在，是不曾間斷過，成為軍部的中心路線。

內閣的更迭，政局的變動，是軍部執行這一路綫的波折。二二六事件以來的幾個內閣，其外交方針，不外是如何對外婉轉其詞的，說明軍部造成了既成事實以後的當的「苦衷」；其財政方針，單是如何提出與分配編製龐大的軍事費用，高橋財政的特點是大發公債來填補赤字財政，馬場財政是濫增稅收，結城財政就是以日本銀行為中心，以金融統制為柱石之生產力擴充政策，近衛內閣的財政是以加上日「滿」體通籌統制來做補充。歷代內閣的內政方針，無非以應用「庶政一新」為其任

務。更迭，卅台，議會騷亂，全是因執行這些政策的波紋而已。

可是在國防第一主義下，軍備必須擴充，于是軍費就大量增加，其結果，第一是物價激漲，第二是輸入激增，日本軟弱的輕工業泥腳與重工業即可憐，不得不在整理擴充軍需工業中大量高價的由外國輸入機器與材料；第三是軍事費的消化困難，在目前陸軍三十八個軍事企業，海軍七十二個軍事企業的狀況下，即使開足馬力，也還推于消化十數億日元的龐大軍事費用。何其經濟的領域上，餘若將戰時編制化超過某種限度，便會直接與資本和金融的當面利害發生衝突。如與國民經濟力不相當的龐大預算；無視軍需產業生產能力的軍費的支出；由于軍需產業的急激的膨脹而給予消費品產業的壓力；因為戰時體型的造成而引起的急劇的「稅制整理」與加稅；超過于目前資產階級金融界需要的過份的統制的強化——等等。這就引起軍部與另一資產階級集團的內在矛盾的加劇。何況再加上一串的國際政治事變，日本國際地位的孤立，英國在中國活動的加強，中國和平局面的展開與全國抗戰情緒



的激漲，即使大量走私也難以彌補這方面的損失。歐洲政治動向，西班牙革命戰爭的進展，這些都動輒牽引到德日意同盟後的日本國際地位。再而何況蘇聯因掃清國內奸細與托派而更益加強鞏固地發揮其和平捍杆的作用，再而何況因帝國主義瘋狂向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進攻，引起了澎湃激盪的工人農民鬥爭怒潮，而使金融資產階級沉入深刻的恐懼裡！

這些矛盾如何消除？軍部在數年以來，已身歷目覩各「政黨」之軟骨無用，卑污變節，賄賂公行的醜態，便明的與其使軍部成爲一個公開明目的勢力來生產政府，不如使必要的政策首先在軍部內求得一致，然後推使政府實行其方針。這是一。

第二，就在表面上，盡量向金融資產階級作一定的讓步，以抓取金融資產階級作其俘虜。於是，急激改革主義也修改了（林銑上台時），佐藤也發表了對華「和緩論」，結果就使了財閥也同時更大的「讓步」，實際上是完全投降，使金融財政界完全喪失了主動性，而成爲在經濟方面執行軍部意旨的附庸。爲着實現這目的，軍部

曾故意捧林銑上台，並表明「絕無法西斯獨裁之意」，對急進少壯派策動的「新法西黨」，建川中將等的運動也避免加以公然的援助，表明其沒有組織羣衆的納粹形式政黨以反對財閥的企圖，向着法西斯本來面目的軍閥與財閥大勾結路上前進了一大步。軍部不必組織純粹軍部內閣的原因，是因為軍部具有他支配日本政治的優越性。因此日本幾個內閣才可能成爲「超然的」東西：廣田一樣，林銑同樣，近衛也何嘗不一樣。有此把握，才放進兩個政黨人員以安其口，或則悍然拒絕其入閣而不顧，或者竟放進一兩個公開贊助新黨運動的代表軟化政黨。議會是沒有權力的，只有被解散的恩惠。政黨內部，不論民政黨或政友會，內部都充斥着投降或準備投降軍部的金融資產階級代表，與滿口「自由主義」的工業資產階級中某一集團的代表間的衝突。因此政黨便成爲閹割了鬥爭氣味的軟骨動物俱樂部。二二六事件以後，噤無一言。林銑內閣上台時公開打他們一個「滾出去」的嘴巴，猶自嘻然自若。及至太過不去，反對了一下林銑之後，便施施然公開支持軍部任命的近衛內閣了。

歷代內閣的命運，便都決定在這一點——單是這一點上：則是，執行軍部政變方面的運用手腕的強弱，問題只是如何去軟化現在的既成政黨，而減少議會與「政黨」對軍部的「掣肘」這一點上。這成績好，留任。不好，滾你娘的。不管「掣肘」是多麼可憐的一點「抗議」，可是軍部要求的，正是將軟骨動物都化成無骨的蛆蟲。

這樣可以尺度二二六事件——更正確些，九一八事件以來歷代內閣的性質及其更迭的原因，也唯有如此才能明瞭爲什麼每一個內閣都進一步法西斯化，可是爲什麼不一下乾脆的來一軍部全體的內閣。

從此可知，倘以爲任何人「負有聲望」的出現，就「希望」「日本政局安定而對東亞和平有所貢獻」，真是低能之談。這近衛的上台，也有人這樣「希望」過。

可是軍部執行這政策中，碰到了阻礙，革命的阻礙。人民陣線的興起與醞釀，日見擴大，是其一。大規模向生活水平進攻下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是這種連

動的第一個主要基礎。在「拚命」「統制」「戰備編製」下受軍需工業直接吸收與吞沒的中小企業主，以及在其威脅之下的其他中小企業主，是人民陣綫運動吸收另一階層反法西斯人民的第二個基礎。軍部一天存在，這兩個基礎唯有日益發展。而中國的和平團結局面的發展，人民抗日運動的猛進，國民黨向抗日路上開始轉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綫的決定的推動作用而對日寇陰謀的打擊，這是二。

那末爲什麼近衛上台？近衛與軍部之間今後的關係何若？這是將要論及的第二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究竟廣田內閣，林銑內閣，近衛內閣三者中間，他們的政綱有什麼基本上不同？沒有。廣田內閣與林銑內閣的政綱太過相同了。只不過林銑內閣受議會的一掣肘「大一點。倘若拿斤兩去量衡，那末誰都知道：法西斯的分量，林

銑比廣田還要重些，而近衛却比林銑更重些。不管近衛如何曾是西園寺的得意門生，可是他歷來就是軍部的指定候補之一，因為他一面與政黨有關係，具有分化政黨的條件，同時他就是最好具備執行軍部意旨的條件。因為他是受金融資產階級歡迎的。

林銑內閣的坍台，却不在於因為他不够法西斯化。

軍部需要更有力地抓緊金融資產階級，這方面的第一着，便必須在其代表者面前有所聲明。林銑上台時曾經聲明這一點。可是林銑內閣終于因為演了太不聰明的小丑角色，爲了迎合軍部，不絕的向軍部拍馬而不惜得罪「政黨」，結果反被軍部目爲孺子多事，而將一切醜丟盡之後下台了——並且在日本「輿論」的盡情肆意的嘲弄之下：資產階級中某些「著名」的政論「家」，甚至公開嘲弄林銑老先生是「蠢頭蠢腦的有點像個低能兒」。自然其中原因殊不簡單。不管結城如何自命爲「總理第二」，可是幾乎是直線式的物價激漲，與工農大衆的罷工與鬥爭潮流日見高漲

。總選舉的結果不特證明人民反法西斯情緒的高漲，並且軍部希望的「新人出現」與「政黨淨化」也歸泡影，同時佐藤外交只留下了詞令的紀錄而全無成績——誰都知道林銑內閣的坍台的如是悲慘，不是由于「輿論」，却是由靠山軍部自拋棄。林銑子太不能執行——巧妙地執行軍部的意旨了。軍部不是爲了原則上修改給予林銑的政策才拋棄他，這是顯明的。

其後是近衛內閣上台，包括了廣田，與已坍台的林銑內閣時代的「精銳」，以黨龍會首領之一與三大原則的發明人的廣田，焦土財政與最能體貼軍部的馬場，與軍部直接發言人的杉山爲其脊骨，配以賀屋，和「政黨」中著名「新黨運動」頭目的永井與中島。法西斯的氣味比林銑時代更濃厚些，而近衛闡明的政治綱領標明與前內閣無甚差異，只附加了幾個「特點」，因此詳細內容至今「不必宣布」，軍部充分地簇擁着近衛上台。顯然地，近衛的新政策——在近衛上台時接受了陸軍提出的全部要求：一，澈底的「國體明徵」——加強「日本主義」與「日本的」（法西

「教育與思想統制」；二，國防補充，無條件地支持軍部的擴張，戰備施設與政策；三，統一航空行政與設立航空省，除擴充現有海陸軍軍備以外，再大量擴充侵略空軍的陣容；四，安定國民生活——澈底鎮壓左傾思想與消滅工人罷工運動；五，刷新議會，——其實質正是如何加強既成政黨內部的分化，而建立黨完全伏貼於軍部的「議會」。這一串政策，便加上其外交與財政政策的「新的」附註：廣田有所謂「三大原則只為抽象的詞令」，即現在是到實際地如何着着實現的階段的言明；這「哲學」的根據是所謂「國際正義」，這字眼中有何意義，中國人民是深深明白的。大阪每日就公開言明，近衛內閣當面的問題，正是大陸政策與外交活動的統一強化，因此才要求停止（即在軍部立場上征服）國內的磨擦，近衛本人即曾深受大陸政策的教育，其將來的政策必將更積極化。我們想，雖是日本資產階級報紙的話，這幾句倒是老老實實的。

在這樣的路線下面，經濟財政上便不得不要求統制強化。城結提倡的以金融統

制的強化，以日本銀行爲中心的擴張戰備生產力的原則，於是更作了一度的補充，對整個「滿洲」的統制強化「成爲一體」便是其中手段之一。這需要更龐大的財政來源，即使有日「滿」共同的「預算編成合理化」，「金融機關之整理」，強化走私與加強華北的「經濟開發」，對這整個前途仍無裨益。但是不管其前途如何，一件事實是千真萬確，即是近衛不管日本報紙如何宣傳其爲「貴公子的資望厚重」，但仍舊是黃呢軍服的一個傀儡。不同的，只是軍部因爲「觀後」上台恐再度刺激日本金融界，因而換上既非「政黨中人」，也非「現役軍人」的「貴公子」而已。

近衛內閣的前途如何？他對中國的強盜手腕，是唯有比前此的內閣更益「統制強化」，而越加「積極化」，這已說明了。近衛是否會果真壽命不久，這要看近衛對征服日本國內磨擦的成績如何而定。不久以前，曾經有不少消息，說及近衛內閣上台以後，其困難已日見增加。代表金融工業資產階級的另一集團，便開始提出壓迫近衛表示態度的要求，要求近衛對「憲政」有顯明的立場的表示。而軍部對「庶



政革新」的露骨的壓迫也一日緊迫似一日。是否近衛內閣果真如某些日報所傳一樣，行將壽命不久，而不得不在議會常會之後勢必至總辭職？確斷的預料今日是尙早，但軍部確定的方針：即基於滅亡中國的政策上的大陸政策，絕不會有任何修改，且唯有只見加強，目前的種種現狀，不外是這政策加強的過程中的內部磨擦與波紋而已。

政黨方面的今後動向如何？我們知道，永井柳太郎與中島知久平兩人在林銑內閣時曾一度拒絕入閣，並不是因爲反抗軍部的擯絕政黨人員入閣的表示，而是看透了林銑壽命必不能持續長久，爲自身利害打算的行動。代表政民兩黨內「革新派」（擁護法西斯派）與新黨運動的代表擁護近衛的內閣了，并且現在反轉去聲明「近衛內閣既已成立，而民政兩黨亦已表示對內閣之擁護則新黨運動自無必要」，同時政民兩黨對近衛內閣也果真伏貼地表示支持。政黨明目支持近衛內閣的原因，在於以爲即使是世人皆知的近衛爲軍部御用內閣，此無改於前，但也許要比清一色的純

軍部內閣要輕鬆一點。這正是軍部所要求的，因為軍部目前還不必要就求一個純粹的軍部內閣，有傀儡執行其意旨便已够活用，雖然百分之一百為軍部內閣更好，但一個過渡的準備總還需要。永井中島輩不立即實行民政黨友會的分裂運動，也正為着合軍部這個脾胃。實際上「既成政黨」已日漸一日的將自己轉變成為法西斯化的政黨，建川中將率領的新政黨運動便起一種對這一過程的促進作用，威脅，和鼓勵。

軍部既能有如此的一貫的路線，那末軍部是否就能將日本強盜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一併消除乾淨？在滅亡中國，準備世界法西斯強盜侵略戰爭，進攻蘇聯上面，軍部可以「統制」其政策，而命令任何內閣執行其意志，可是這一「強制」的結果，唯有更為增強其國內的矛盾，主要是法西斯軍閥——金融資產階級聯盟的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間的矛盾。這矛盾的發展是人民隨線運動的前進的順利條件。

★

★

★

★

日本帝國主義這一趨勢，是應該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這並不是說明近衛就是「非左非右」「中庸折衷」之「正合其人」的內閣，也更不是日本因此就可以「明朗化」而「使遠東和平得有進步」。全不是。近衛內閣既代表更積極，更全力預備的法西斯再進一步的內閣，那末對中國的今後政策可想而知。廣田并未放棄三大原則，則是世人皆知的事，華北的加緊活動是明目張胆的事，察北綏東的侵略魔手日見活躍是公開的事，在全中國特務工作的加緊是每日報紙上用特號字標題出來的常事。「折衷了那裏」？「明朗化了什麼地方」？

如是，根據日本侵略政治的動向，華北綏東的抗敵政策須要有根本的確立；帝國主義外交「統制強化一元化」之下，親日派的活動必將更加強，那末由一切部門中清除親日派便日當前的急務；敵人正努力於團結侵略的一切努力以滅亡我們，因此我們的團結一致的促進，鞏固，就是絕對的當前緊迫問題了。這就要求全國人民大眾緊密團結在民族抗日統一戰綫的旗幟之下！（承志）

##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日本實際上軍力僅有四百萬人弱，由軍官學校畢業的軍官可達三十萬員。依現在日本的作戰計劃，在前綫的士兵至少需要二百萬人，而現今的戰爭消耗力約為百分之三十；故日本至少須有六十萬名預備隊，以準備補充軍力。按日本現有軍力僅可長川保持四年，然因戰綫之日形擴大，而兵額及消耗額亦增加，故日本兵力至多僅可維繫三年不衰。

依日本的現有軍力，按歐戰時每一個士兵消費之比數，來推定日本在戰時的必需品，其數量為步鎗二百五十萬枝，機關鎗二百萬挺，各種口徑之砲一萬五千尊以上，彈藥約為槍彈五十萬萬發，砲彈一萬萬發，戰車及汽車十萬輛，飛行機一萬五千架，煤一千五百萬噸，礦物油五百八十萬噸，防毒面具一千萬具，建築材料五百萬噸，救護設備一萬五千萬元，及糧秣一千萬噸等等。……按此統計折價約得日金

一百五十萬萬元。依兵士之總額來分配，則每一士兵，每日需戰費十五元。

日本軍需工業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對於武器的供應量大有增加。其生產力如下：

(一)步鎗 日本造兵廠每年可造五十三萬枝，而民間工廠亦可有十五萬枝之生產力。

(二)機關鎗 日本造兵廠及私營工廠二者總動員約可年產十三萬挺。

(三)砲類 日本造兵廠每年僅可生產二千尊，而民間工廠因其設備簡陋，及鋼質劣下，僅能年產千尊左右，故日本砲類極需由國外輸入。

(四)彈藥 在戰爭時全力動員製造：鎗彈可達五十萬萬發，手榴彈三千萬發，而砲彈則僅能生產四千萬顆，故每年須輸入砲彈二千萬顆，方足支持需要額之砲彈。

(五)飛行機 依現有設備日本可年產引擎萬隻，機身六千隻，若在戰爭的進行中，尚須每年輸入四千架飛行機。

(六)汽車類 日本對於此項，向屬落後，雖經一九三三年之大擴充，而其生產力僅能年產汽車一萬輛，坦克車一千輛，依日本的戰時消耗量計算，則日本尚須每年輸入汽車一萬輛，坦克車二千輛。

(七)日本軍需工業之機械製造基礎 日本無論在官營，和私營工

廠，都沒有充分準備，以供戰爭之需要；所以日本每年要輸入三千萬元機械，但仍不能解決其戰爭上之困難。(八)火藥製造 日本對火藥可不生大問題，然扁蘇油，及醇類，仍極乏缺，需每年輸入十五萬噸。(九)造毒原料 日本軍部近來頗努力於此項工作，每年可製芥氣五千噸，光氣一千噸，但因其重工業之不發達，故必須每年輸入一千二百萬元之染料。(十)軍需金屬之供應量，鋼日本僅能生產三百八十萬噸，而需要則達四百八十萬噸。鐵日本全部生產力不過三百萬，而其消耗量更達五百萬噸之巨，鐵苗日本僅能年產一百七十萬噸，而戰時之需要復達六百萬噸方能供應需要，故亦非年輸入五百萬噸不可。非鐵系金屬日本幾可謂完全不生產，故每年需輸入銅三萬噸鉛二十萬噸鋁二萬噸錫二萬噸鎳二萬噸之多。(十一)燃料 戰時之主要原料除鐵等以外尚有燃料，日本燃料完全不能自給，後因強占滿洲增加年產量千萬噸，僅能勉強維持。石油方面每年生產額最高僅達到五十萬噸，故每年須有四百萬噸石油，及五十萬噸汽油之輸入。(十二)糧秣 糧食自然也是重要問題，日本

年產二百萬噸。一到戰時因壯丁之被徵，化學品之軍用等問題，其生產額當減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日本在平時已不足供給之，戰時其缺額當更增加；雖日本政府有相當囤積，但糧秣之恐慌，必為日本戰時之大問題。故依以上之統計，日本作戰後每年輸入外貨約值日金四十萬萬元。（摘自日本備戰論）

## 日本陸軍軍力的估計

我的態度是毫不掩飾地指出敵人的實力，敵人的長處和敵人的短處。我希望能這樣研究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持久抗戰，更有澈底的認識和堅決的自信心。當然，我手頭上的材料是不夠的，而我又非專門研究這問題的人。掛一漏萬舛誤之處，一定很多！這點我應該預先聲明的。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日本陸軍的軍力。換句話說，日本的所謂皇軍到底怎樣編制的？有多少軍隊？它的實力究竟怎樣？

日本陸軍的編制以師團爲作戰的單位。師團的下面分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分隊各等級。所謂師團就是等於中國甲種師，旅團就是中國的旅，聯隊則等於中國的團，大隊等於中國的營，中隊等於中國的連，小隊等於中國的排，分隊等於中國的班。我們時常看見報上載着敵人的聯隊長或者大隊長中隊長給我們打死



了，這就是說：敵人死了一個團長，或者死了一個營長，連長了。

各師團的普通編制由步兵二旅團，騎兵和野砲兵各一聯隊，工兵和輜重兵各一大隊，合編而成。人敵約一萬五千左右。特別團師是特種編製的師團，除上述的兵力以外，更加上野戰重砲兵旅團，重砲兵聯隊或大隊小砲兵聯隊或大隊，以及空軍聯隊，戰車聯隊，高射砲聯隊，兵工隊，（包括電信，鐵道二者），合編而成。至於特種化學軍事團，則另成獨立的編制。常備軍全國共十七個師團，各個師團駐紮的地點如下：

(師團名)	(駐紮地)	(師團名)	(駐紮地)
(a) 第一師團	東京	(b) 第二師團	仙台
(c) 第三師團	名古屋	(d) 第四師團	大阪
(e) 第五師團	廣島	(f) 第六師團	熊本
(g) 第七師團	旭川	(h) 第八師團	弘前

(i) 第九師團 金澤

(j) 第十師團 煙路

(k) 第十一師團 善通寺

(l) 第十二師團 久留米

(m) 第十四師團 宇都宮

(n) 第十六師團 京都

(o) 第十九師團 羅南

(p) 第二十師團 龍山

(q) 近衛師團 東京

其中的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等四個師團，在一九二九年被當時的陸相宇垣一成大將截去的。不過到現在番號仍舊保存着，隨時準備恢復。上次宇垣內閣的失敗，與這件事情很有關係的，因為少壯軍人恨老成的大將截去兵力。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內部矛盾的一端。

在兵力的優劣方面而論，近衛師團，是日本軍隊中槍械及訓練最精良的部隊，平時是拱衛近畿的。此外，如久留米第十二師團廣島第五師團，熊本第六師團，名古屋第三師團，宇都宮第十四師團等，都是日本陸軍中的精銳師團。這些兵現在都

開到華北及上海各地來了。其編制是採取戰時編制的，即抽取各師團的精銳之一部與原來在鄉軍人合編而成。戰時一師團的人數，約二萬左。

正規軍之外，又有守備隊及獨立守備隊等。駐紮朝鮮的有朝鮮軍，以朝鮮兵士爲主體，與日軍官合編而成。駐紮台灣的有台灣軍及台灣守備隊，其性質與朝鮮軍完全相同。在華北有所謂華北駐屯軍，全由日軍組成。最後還加上所謂憲兵隊。在名義上，日本的軍隊雖祇有二十三萬人，其實合計起來，共有常備兵力三十萬人。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地軍隊還不算在內。滿洲的傀儡軍隊，人數也在十萬以上。

日本對華作戰，往往叫偽滿軍當最前線，叫他們送死，然後由日軍接防。據說上海華北作戰，都有偽滿的軍隊雜編在內。這些爲虎作倀的我同胞們，終會有覺悟的一天的。我們應該趕快設法勸他們悔悟啊！

關於日軍陸軍後備軍的兵力，因爲它們是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而且在鄉軍人人數，亦在五十萬以上。所以，一旦動員起來，其數量，可達到平時兵力的七倍。

召集總數爲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約七百五十萬，）其中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爲總召集員的四分之一，（約一百八十五萬，）軍需工業直接間接之從業員，約爲戰鬥兵員之一倍七，（約三百萬。）如果將這些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統統編制起來，那末可共編成一百零二師。如以質素而論，挑選比較年富力強的壯丁來編制，則僅能編成六十四個師，約計戰鬥兵員一百二十五萬人而已。這是日本竭澤而漁的陸軍兵力了。（本段估計根據陸大月刊院楚雄君建軍論一文）

現在日本已開始動員了，其國內各地年在四十歲以下的農民和工人都有強迫應徵的義務。可是，事實上怎樣呢？筆者在日本時親眼看見過的，他們中間有許多是被強迫得眼淚往肚中流吧了。他們明知道，他們到中國來是只有送死，他們是不配擔任第一綫戰爭的，因爲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是從來沒有上過真正的火線。（無患）

# 日本之海軍實力

戰艦（主力艦）九艘

二七二，〇七〇噸

新五艘

一五四，七五〇噸

舊四艘

一二七，三三〇噸

航空母艦

新六艘

八八，四三〇噸

A級巡洋艦

一四艘

一三三，五二〇噸

新一二艘

一〇七，八〇〇噸

舊二艘

一五，七二〇噸

B級巡洋艦

二六艘

一四四，三七五噸

新一一艘

一二五，九九五噸

驅逐艦

一二二艘

一五二，二七〇噸

舊五艘

一八，三八〇噸

新八二艘

一二四，四〇〇噸

舊四〇艘

三七，八七〇噸

潛水艦

七〇艘

八六，〇四九噸

新五八艘

共，一三三噸

舊十二艘

九，九二八噸

總艦數

二四七艘

總噸數

八六六，七〇四噸

## 日本之空軍

日本空軍在列強中雖稱後進，其發展則甚速，現時尙未獨立，分隸於陸海軍之下，陸軍方面有飛機一四五〇架，人員九千一百人，設八聯隊，下分偵察機戰鬥機，各十一中隊，爆炸機四中隊，又有氣球隊二隊，各機所裝馬達全由渡邊少將設計，而由政府所設製造廠製造，不仰求於外國。海軍有飛機九百架，人員一萬，分編三十六隊。日本政府用於空軍之預算亦頗驚人，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度達日金二萬萬一千萬元，此外尙有民用機二三五架，於急要時多數可改成軍用機。

自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以來，被趨使到中國作戰的空軍，實已超過了全體的二分之一，可是因了一切技術的落後，不但因高射砲的火力，和戰地環境困難而發生意外，就是在和那初初滋長新苗的我們的空軍的空戰中，曾遭遇到了極大的損失，所以結果那無恥的日本法西斯強盜，不能不尋求一種「容易」目標，既不須長期作戰技術的研究，又不須飛行過高或不易中。其目標就是中國城市中大面積貧民區域，及一些無法建立完全防禦之處所。這無庸諱言的是敵人空軍的新的危機。——編者附誌

## 日本航空母艦之實力

日本有航空母艦四艘，以赤城及加賀排水量最大，均爲二六九〇〇噸。而加賀之飛機載量且達六十架。現尙有蒼龍飛龍二艘在建造中，噸位均爲一萬噸。此外有水機母艦能登呂(Notori)，神威(Kaboi)二艘，又有三艘在建造中。

赤城(Akagi)昭和二年(一九二五年)建，排水量二六九〇〇噸。馬力一三二二〇匹，速度二八·五海哩。可載飛機三〇至五〇架。裝有八吋徑砲四門，四·七吋徑高射砲一二門，重機關槍二二挺。

加賀(Kaga)昭和三年(一九二六年)建。排水量及武器與赤城艦同，惟馬力爲九一〇〇〇匹。速度二五海哩。可載飛機六〇架。

龍驤(Ryūjō)昭和八年(一九三一年)建。排水量七一〇〇噸，馬力四〇〇〇匹，速度二五海哩。裝有五吋徑高射砲一二門，重機關槍二四挺。載飛機六〇架。

鳳翔(HOSHIO)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建。排水量七四七〇噸，馬力三〇〇〇匹。速度二五海哩，可載飛機二六架。裝有五·五吋徑砲四門，三吋徑高射砲二門。

蒼龍(SORYU)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興工建造，排水量定爲一〇〇〇〇噸。  
飛龍(HIRYU)同上。



# 日本財政危機

今日的中國，已完全放棄六年前那種退讓主義，目前日本在華北華南的所謂皇軍，正遇着中國全民族的，堅強的，有力的抵抗。除非日本法西斯軍閥自動放棄侵略政策，戰事的延長是毫沒有疑問的。在日本那種脆弱的經濟結構下，她能支持長期戰爭嗎？她能無限度的剝削人民來擴充軍備嗎？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請看日本經濟缺點：（一）缺乏重要的原料和燃料如棉花，橡膠，鐵礦，石油，煤炭等；（二）農產技術落後，農產過於貧乏；（三）工業品完全依存海外市場。這些自然是她經濟結構上的主要缺點，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近幾年總不平衡的國家財政預算。在這兒，我們略略把它作個討論。

在日本國內，常常聽着預算不平衡是帝國財政動搖的警號，原來，從世界經濟恐慌的那年，日本因加緊擴充軍備，預備侵略中國，財政預算失去平衡，一九一

八一事變後放棄金本位，軍費逐年膨脹，財政預算表上的離差也就逐年加大，軍費的比率，在預算表上竟佔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自然，這還是前六年的情形，目前日本在華北的戰爭，上海的戰爭，及在中國他處的侵擾，軍費的支出還要龐大，財政上的赤字還要大得駭人！

蘆溝橋事變兩月內，日本政府就兩次遞加預算，第一次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圓，第二次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圓，這僅不過是戰事的開端，據日本報章估計，到今年年底，進攻中國所需的戰費至少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日本法西斯軍閥，用甚麼方法來籌措這筆冒險費呢？稅收嗎，稅收雖然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財政的最主要的收入；但在日本，租稅收入不過僅佔總收入的一半左右，一九三七—三八年的總預算，租稅收入也祇列百分之五四；因此，日本軍閥要靠稅收來填補這筆冒險費，是萬難如願的，何況租稅的剝削已達到駭人的限度。

爲了這樣棘手，日本人士，到現在還在討論用加稅或舉債的方法來籌備這筆侵略費；不過，由我們看來，日本統治者對這兩種方法是無容挑選的，最近內閣不是

已經在加稅和舉債，二者兼施嗎？

在眼刻不僅人民所得依比例提高稅率，就是地方政府債券和私人賬票的紅息也提高稅率，同時還千方百計，開闢了許多各種各類的新稅，但這些還是無濟於事，今下半度迫切的開支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加稅和新稅的總收入不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這對於巨大的差額，有甚麼補助呢？

其次舉債，日本平衡預算的主要政策，就是舉債；日本國債的增加額和財政赤字增加額，似乎是相同的，近六年日本進攻中國增加的赤字財政爲四·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圓，日本的國債額也達到四·六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圓，這就是日本在滿洲冒險的收穫，到今年度開始的久，日本政府公債，地方政府公債，和財政部短期證券合計即達一三·四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圓，利息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試想，以後她能運用舉債政策一點不碰壁嗎？

一九三一—三二的國家開支爲一·四七六·九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七—三

八的國家開支增爲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軍費的百分率從百分之三〇・八增爲五七・三，即從四五四・六〇〇・〇〇〇圓，增加到一・九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圓，這種非常開支的長足增漲，已引起國人的疑慮，同時公債的消納已達到最飽和的限度，關於後者我們可從債票價格的低落，和銀行對債票的折價上看得出來。

去年一月，日本銀行承銷政府抵押不甚確實的債票爲五九一・〇〇〇・〇〇〇圓，到去年六月底即增到八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圓，今年七月預備進攻中國，債票價格即有動搖的趨勢，等到「八一三」後，日軍受着華軍堅強的抵抗，債票價格即開始低落，兼之債票的持有者爲少數的投資家及儲蓄銀行，即債票的資金多屬銀行存戶的存款，軍閥這種冒險舉動，無疑的，他們要提回存放銀行的資金，這不是公債政策上的一個打擊嗎？

其次，日本貨幣貶值的惡毒，已滲透勞苦大眾的內心，政府雖然竭力抑制物價

，穩定匯兌，但物價還是成長期趨勢的增漲，現金依然繼續外流，今年上季運往美國的現金即達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圓，因此，市上銀行流通券逐漸加多，銀行準備率逐漸低落，（從去年百分之三五，減到今年百分之三二）通貨膨脹，人人身危，這不是公債政策的另一個打擊嗎？

日本軍閥瘋狂備戰，軍需工業原料源源進口，今年前七月入超即達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將來戰期延長，戰局擴大，軍需愈多，軍需原料的入口愈多，入超額自然還要增大，現金更要大批出口，黃金短少的日本，她能受這樣的打擊嗎？

以上所述都是日本帝國在財政的危機，目前軍閥還更加緊侵略，把支持侵略的重擔移在勞苦國民身上，無疑的，這種無限度的榨取，要引起他們強烈的反抗，官僚，資本家，地主所組成的政治外壳，隨時隨地，他們都有衝破突出的可能，這樣，日本還能持久戰嗎？

總之，維持長期戰爭，要有穩定的社會，充實的經濟，尤其是要有彈性的財政

結構，種種證明，日本都缺乏此條件的，日本每年國家的開支，已超過國民的收入；租稅彈性，已達到最高的限度，公債消納已飽和到再不能飽和的地步，在這種窘能下，想獲得友邦的幫助是很少可能，想舉外債，在目前的國際，她更難希望，德義兩國雖是她理想中的盟友；但我們知道，德國本身有不少的困難，已引起她財政上憂鬱；義大利因阿比西尼亞的遠征，已深感財政上的貧困，在這種情況當中，中國如能長期抗戰，永不屈服，不久的將來，日本就要碰着嚴重的危機。（摘譯自密

勤氏評論報）

# 日本軍需資源問題

## 一

生產與軍事同化的呼聲已經浸透了全世界。用通俗的話來說，即是軍需工業與和平工業同化，而且兩者之間的區別，漸有消滅的傾向。我們可以拿飛機來做一個很好的例子，軍用飛機與商用飛機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至少在生產方面完全沒有技術的差異了，這裏便來了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傾向是如何發生的呢？因為經過世界大戰的試練，而且在戰後逐漸完備的兵器有了一種劃時期的進步。這種進步的結果，更促成了軍隊技術化，機械化，動力化，而且作戰的方法也隨之改變了。像關於這方面的專門家蕭柏谷托洛夫氏所說的：

「世界大戰中並無以武力澈底的破壞巨大的軍事機構之事。無論經過若干次的破壞之戰綫，還是可以由後方再建立起來，戰線與後方之間發生了一種質的新的相

互關係。欲使兩者之間能够樹立着一種極密切的相互依存關係，則後方的任務非常重大。交戰兩國之經濟的抗爭，成了雙方在鬥爭上最重要的契機之一。過去可以藉武力鬥爭，去破壞敵方的軍事機構或挫折其國民的抵抗力，以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然而，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武力鬥爭，固未變更其指導的任務，但却以動員本國之後方破壞敵人的後方，使其不能恢復軍事機構為致勝條件了。」這即是所謂「資材戰」。像德國現在所宣傳的「全體戰爭」，也很可以這樣的來解釋。所謂「資材戰」之誘致，就是因為有了像前面所說那樣的關係。那末，這種「資材戰」的物貨基礎，當然是生產與軍事同化。

在「資材戰」中，不僅戰爭資材消費量，激速的增加；事實上，資材的範圍與種類，也漸漸的廣泛複雜了。據美國前陸軍事長官杜菲斯氏之計算，現在欲把一個軍隊完全武裝起來，其所需要之物品的種類，實在已經達到三五千之多。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軍需工業的範圍，一天天的擴大起來；同時軍需資源界限的問題，也次



第擴張。好像，人們都這樣說：今日軍需資源表就是一般工業原料表，雖然如此，但是就戰爭的需要來看，各個原料的輕重程度，究有不同。而其緊急的程度也是互有差別的。例如德國大戰時指定「節約原料」與「戰時重要工場」；美國于參戰時由戰時產業局編製「戰時重要產業規定表」，定第一級至第四級之差別，大戰後復造出一個「戰略的原料」新名詞。其意義不僅限于作戰時所絕對需要，且包含該國內一部分或全部不能生產之原料。像美國那樣資源豐富的國家，尙且指定了二十六種之多的「戰略原料」，那末，我們可以根據戰時的相對的重要性將軍需資源作一個有系統的排列。普耳谷斯·葉米尼氏所著的「原料之戰略」中，對於二十二種軍需資源，曾有如下的排列：

1. 煤
2. 鐵礦石
3. 石油
4. 銅
5. 鉛
6. 酸類
7. 硫黃(及黃鐵礦)
8. 棉花
9. 鋁(鋁礦砂)
10. 亞鉛
11. 橡皮
12. 錳
13. 鎳
14. 鉻
15. 鎢
16. 羊毛
17. 加里
18. 磷鑛
19. 銻
20. 錫
21. 水銀
22. 雲母

軍需資源不勝枚舉。這個表當然也不能算是很完全的，而且在次序上還有議論的餘地。關於測定軍需資源重要性之原則約有二端：

(一)因爲滿足軍需品之需要而大量的被使用之原料。爲戰時所視爲最重要的。屬於此類的則爲石油、鐵、銅、酸類等等。

(二)雖戰時不視爲怎樣特別大的消費，但對於某種特定的生產工程，乃屬絕對的必要之原料，亦爲戰時所視爲最重要的。例如：鞣革材料，對於皮革生產價格約當百分之十，但爲皮革製造中所不可缺乏之材料。奧國在大戰時，因爲缺乏這種材料，卒至不能不閉鎖皮革製造工場。如由鉛鑛砂製造鉛時所需之石英，尤其是像製鋼時所需之錫、鎂、鎳、錒、銅、都是同樣重要的材料。

不問其戰時資源如何重要，其消費縱令很小，亦應由平時加以貯藏。例如美國對於前述二十六種「戰略的原料」，厲行按着兩個的戰年爭需要之貯藏。反之，大

量消費的戰時重要原料，無論如何只有從事於大量的生產以補償之。因此屬於第一類之國防資源問題，便成爲最重大的問題了。今日國防資源中之所以把鐵，石油與煤視爲中心者，其理由即在此。

二

銅鐵是製造兵器的主要原料，因此銅鐵對於戰時經濟之重要性可說是絕對的。大戰時德國戰時原料科長柯葉托大佐，認爲戰時經濟所應該加以管理的，無論是一些什麼原料，都不應該從其稀少性方面加以判斷，而應由那種原料對於經濟之重要性加以體驗。他曾經這樣的說過：

「石炭與鐵支配了世界。這種舊的命題，盡人皆知。在轉化到鐵與石炭支配戰時經濟之趨勢下，對於這個命題怠懈起來了。爲什麼呢？因爲都相信着這些原料是不斷的保持着。這種謬誤，當着手於新的軍事生產綱領時，必須糾正過來

。」

其實一到戰時，實際上並不能生產怎樣多的鋼鐵，這可由英國先例證實之。大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英國銑之出產爲一千萬噸，鋼爲七百六十六萬噸，要算戰前的最高紀錄了。其中有五百餘萬噸鋼鐵及其他製品輸出國外了。戰爭爆發時，雖然統制鋼鐵及其他製品之輸出，而使向來的輸出部分移到軍需品生產方面去，但鋼鐵仍然是感覺不足。這就是因爲發生了要拿鋼塊生產額的三分之一用於彈丸鋼生產的狀態。雖然拼命的努力增產計劃，到大戰結束時鋼生產額只能增二百萬噸。那末，戰時增加鋼鐵的生產是不很容易了。一九一八年一月所編成的「鋼比例預算」中，海軍部，陸軍部，軍需部彈丸鋼（英國本部之部分）增加至百分之六八。其他各部管等比例項目差不多接近了百分之一百。所以殘存於一般的交易中與平和工業中的部分，可以說是極少量的了。一千萬噸鋼的生產，決不能算是充分的。

戰時經濟中鋼鐵所具有之質量的重要性，可由福里丁斯卜爾谷博士所列出的表

解中說明之：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
	同盟國	聯合國	同盟國	聯合國	
石炭出產百萬噸	三五五	三四六	三五五	八三	
銑鐵生產百萬噸	二五	一六	二五	四三	
鋼生產百萬噸	二四	一三	二四	四一	

就鐵及石炭的產出量之比重而言，戰爭初期同盟國方面頗佔優勢，自美國參戰後，聯合國方面轉入絕對優勢了。這種圖表式的說明，當然相當正確的。

那末，現在正是狂熱的軍擴競爭時代了。在狂熱的軍擴競爭之下，雖然若干製鐵國家中，鋼鐵的生產是在急急的增加，但是世界到處還是表現着鋼鐵飢饉。一九二九年（景氣的年份）與一九三六年之生產額，可于以下的數字窺得其趨勢了：（單位千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六年	同上指數%
德國	一八,四五五	一九,一五八	一〇四
英國	一〇,一二二	二,八八五	一一六
法國	九,八〇〇	六,七〇三	六八
蘇聯	四,九〇三	一六,〇〇〇	三二七
意國	二,二五三	二,〇〇〇	一一三
美國	五七,八一九	四八,五〇〇	八四
日本	二,二九四	二,二〇〇	二二六

蘇聯及日本鋼鐵之生產額增加了三倍至二倍以上。英國雖然增加一成六分，但鋼鐵飢饉，在英國一天天的成爲很深刻的問題了。雖然施行國內屑鐵交易之統制，禁止屑鐵之輸出，撤廢屑鐵之輸入稅以及鋼鐵輸入稅之減半等方策，以期鋼鐵供給之豐裕，但仍不能如願以償。因此，那些拒絕臨時訂貨的工場，固不待言，就是縮

短工作的公司，也表現着這種現象。結果的補救只有對於訂貨附以次序，與按着鋼鐵需要之緩急加以統制而已。英國重工業現在處理訂貨交易是按着（一）軍需品訂貨；（二）外國訂貨；（三）國內需要之三個次序。德國最近也同樣的設定。（一）直接間接之輸出；（二）與國家政策重要的關係之緊急的目的；（三）一般國內的需要三個次序，實施鋼鐵消費比率。規定需要之次序與消費額之比率，原來在大戰時已經有過了。由此看來，則軍擴競爭下的鋼鐵，已經成爲世界的準戰時體制下的很嚴重的問題了。

日本的鋼鐵飢饉，其困難程度不減于英國，這是一般所知道的。日本鋼鐵生產額，自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以後是增加了。一九三六年增加約五百二十萬公噸（指數爲二二六。見前表）。雖然如此，鋼鐵飢饉還是深刻化。政府方面，雖極力的講求應急的對策，如鋼鐵關稅之免除，政府事業中鋼鐵消費之節約等等，一若英國方面之所爲，但依然絲毫沒有減輕鋼鐵不足之重壓。日本鋼鐵飢饉問題之核心倒

底在那裏呢？

原來，鋼鐵業是立在「礦石→銑鐵→鋼塊→鋼材」生產之一貫的過程上，昭和四年日本銑鐵生產額為百五十六萬公噸，鋼塊生產額為二百三十萬公噸；其比率為六八%。這裏因為在鋼塊生產中利用了屑鐵，鋼塊生產中利用屑鐵，既可節省燃料，而且易于生產。屑鐵之充用，各國均已盛行，但是在日本與各先進國略有不同。例如昭和四年英國屑鐵充用之比例為七七·一%；德國為八三·八%；昭和十一年日本為五二·四%；英國為六五%；德國為七九·七%。銑生產與鋼生產之不平衡，固為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但其乖離之顯著要數日本了。所以倘拿二百七十三萬公噸之銑生產額來生產五百二十萬公噸鋼塊，就不得不輸入八十萬公噸外銑（主要的是印度銑及蘇聯銑），一百六十萬公噸屑鐵（主要的是由美國來的）。除可以利用舊鐵及鋼材生產上加工工場之切屑外，日本屑鐵出產額只是當需要的三分之一；其餘大部份就非仰給于輸入不可。最近鋼生產比昭和四年，固然格外的增大；其實是必



須輸入外銑與屑鐵才有可能。像鋼鐵業這樣的主要產業，雖然在上層部門表示了隆盛的外觀，但在其基礎上，却呈露着一種脆弱的狀態，這也是切實的說明日本工業之後進性。

自日鐵成立以後，日本當局所採行的鋼鐵政策，是以日鐵爲中心，強化其統制，不輕易許可日鐵以外之其他的礦熔爐之建設。其目的即是壓迫其他製鐵業者，使其加入日鐵而已。但是在日鐵成立以後，鋼鐵之需要供給情形完全改變了。以軍備擴張爲指導力之鋼鐵需要積極的增加，忽然的超過了既存的生產力了。那末，當局依然的堅持其原來的鋼鐵政策，不能不說是一種反乎時代的經濟要求的態度。鋼鐵飢饉，因爲目前外鐵及屑鐵的輸入增加，固然尙不致表面化，但是全世界在軍擴競爭之下，到處都叫喊着「鋼鐵不足」，將來終有爆發之一日。日本鋼鐵飢饉之所以成爲嚴重問題者，未始不是由于統制政策的失敗。

再則外銑與屑鐵價格之奔騰，更促成日本鋼鐵價格暴漲。因此最近購買外鐵與

輸入屑鐵漸漸的感覺困難了。現屢傳各屑鐵需要國舉行關於國際之結合的協議；在其未成立以前，或將實施一種屑鐵比例購入制。鋼鐵價格之暴騰，以及軍事預算之不消化，蘊含着一種重大的結果；將來外銑及屑鐵之調度，倘遇困難，則日本鋼鐵飢饉漸漸的受到致命的打擊了。同工省於前次議會中，發表鋼鐵五年計劃，其內容大略如次：

鋼鑛需要額之推算（單位百萬公噸）

		十二年度	十六年度
一、鋼材		五〇〇	六二〇
	內地需要	四六五	五八五
	輸出	三五	三五
二、銑鐵		三六二	五九五
其中鑄物用		九五	一一五

供給	包括		純外銑
	滿洲	其他	
日鐵	二四〇	四二五	
其他	四〇	九二	
滿洲	二二	六三	
純外銑	六〇	一〇	

在這種推算之中，首先應注意的就是銑鐵之增大。事實上以日鐵及昭和製鋼為中心之銑鐵增產計劃，縱令能够順利進行；熔礦爐的建設同時并進，縱令盛極一時；但是今後五年間銑鐵之不足，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鋼鐵需要逐年增加——鋼材為三十萬公噸，銑鐵為五十萬公噸——由此看來，則鋼需要之增加額，在這方面殊嫌過少，那末，日本鋼鐵飢饉漸漸成為不治之症了。雖然如此，以鋼銑為先鋒之日本準戰時體制化的車輪已在開始轟進了。

三二

「現今聯合國國民的安危之所繫，完全在於石油之供給如何。同時聯合軍對德

軍總攻擊時，欲無敗北的憂慮，就法軍而言，在未來的戰鬥中，不能使其缺乏與血同樣珍貴的石油」。

這是谷勒去蘇總理當時向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氏所說的話。這一句所謂「與血同樣珍貴的石油」，很悲痛的使全世界認識了石油與國防的關係。近來軍艦方面的燃料，完全趨向使用重油了。同時二十年來軍隊機械化動力化，又在那裏拼命進展！依旭泰貝爾克氏的計算，一個師團所應裝備之動力機械如下：

坦克

三五架

貨物自動車

四五〇架

乘用車

一三三架

自動自轉車

二〇〇架

其總動力之馬力已達四三・二四〇馬力。即今日一個師團之行動，至少需要四萬馬力的動力。那末就不能不消費多量的液體燃料了。再就旭氏之推算，每一強國一年間之戰時石油需要如下：

戰時石油消費推算（單位百萬公噸）

	陸軍	空軍	海軍	一般經濟	計
其塞爾油	三·〇	一·四六	—	一·八五	六·三
燃料油	—	—	一·八	—	一·八
汽車油	二·〇	〇·一	—	一·三	三·四
潤滑油	〇·五	〇·一五	〇·二	〇·三	一·一五
合計	五·五	一·七	二·〇	三·四五	一二·六五

這個推算，固然不適合於每個國家，但是無論一般經濟如問的拼命節時，其石油及石油生產物，還是需要一千百公噸。這種數量真是可驚！

石油在重要的資源中是局限起來了，尤其是石油出產的地方更受了局限。七大強國之一九三六年石油需要供給，可由下表窺見之：（單位百萬公噸）

出產 消費 超過或不足

美國	一四九	一三九	十	一〇
蘇聯	二六	一八·五	十	七·五
德國	〇·四	五·一	一	四·七
日本	〇·三	三·八	一	三·五
法國	〇·一	五·八	一	五·八
英國	—	一〇·八	一	一〇·八
意國	—	二·七	一	二·七

只有美國與蘇聯本國之石油出產量，足供其自己的消費，其他各國都感不足。這裏所表列的出產量為各國本國領土內之採油量，若從資本支配下的石油資源加以考察，則英國應該列在「不足國」之外。

那末，石油不足國是怎樣的去確保其石油供給呢？如國內石油之開發，海外石油資源之獲得，石油保有義務之實施，（法日等）都可以稱為石油對策。但是今日

所最注意的對策，即人造石油之生產。這與大戰前成功了空中窒素固定法，完全同一意義。

人造石油工業化，最近漸漸的重要了，德國要算最發達的。一九三七年中所預期之「水素添加油」百十萬公噸（四工場）揮發油白四十萬公噸（六工場）之生產，對於接近需要預想額五百八十萬公噸之四〇%用人造石油來補給。法國方面貝其諾工場（自一九三四年七月起），與里維安工場（自一九三六年七月起）這兩個巴阿尼亞工場從事於月產六千公噸之人造石油的生產；還設立了谷里頁谷爾門試驗工場，預期年產二萬五千公噸之生產。法國還不過是試驗時代，新近以十億佛郎之資本由三個工場從事於年產三十萬公噸之人造石油的生產。英國則有帝國化學工業會社之比林加孟工場。此外石油資源基礎劣弱的國家中，也誘致了人造石油時代。

日本亦於昭和十一年採用低溫乾溜流，如朝鮮石炭工業，宇部窒素工業，南樺太炭礦，開始從事於合計年產能力七萬五千公噸之出產。此外採用石炭直接抽油法

，則有朝鮮新石炭工業工場與滿鐵之二工場；揮發油合成法之三井鑛山，低溫乾溜法之日鐵輪西製鐵所等等均在計劃之中。工商省對於人造石油於立下之目標，為七年後之年產能力設定為二百萬公噸。這樣的設計，現在却完全受到資源的限制了，所以因為爭奪資源，往往的惹起國際的糾紛；使當外交官的人們在國際政治中不致感到石油的氣味時，則石油資源之解決才可得見曙光了。

#### 四

基於以上的說明，現在軍需開資源政策，為什麼集中在鐵與石油方面之問題已經明白了。最後關於石炭須加以說明，因為石炭是鐵與石油之共同的生產基礎。前面已經說過，鋼鐵業是站在礦石、銑鐵、鋼塊、鋼材之一貫的過程中。由銑鐵製成鋼塊一千公噸鋼材生產中通常需要三公噸石炭；一千公噸人造石油生產中約需要五公噸之石炭。拿日本來說，六百萬公噸鋼材與二百萬公噸人造石油之生產，合計需要二千八百萬公噸之石炭。這個數字，只當日本現在採炭額四千萬公噸之七〇%。



那麼，爲確保鐵與石油之供給，自然需要廣大石炭的基礎了。

照這樣說來，鐵、石炭、與石油成爲三位一體了。一方面是強力的國防物質的基幹，同時一方面又爲和平工業之主要的原料。由於各種重要的生產之與軍事同化，便可明瞭進戰時體制下這三個問題不能不深刻化之理由了。（日本有澤廣己著）

## 侵略戰爭中之日本國民經濟

日本侵略中國，從戰爭開始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時間雖然很短，但已能看出國內全部複雜經濟的變動，這便充分地證明了日本軍事經濟機構是如何的薄弱。

經濟的各部門——生產，對外貿易，航運，金融市場，國家財政——均在軍事環境的惡劣影響之下。

在中國境內的戰爭，首先使日本對外貿易大受打擊。廣大的中國市場幾乎完全失掉了。中國市場雖因近年來抵制日貨關係而相當地縮小，但在一九三六年裏在日本出口——尤其是紡織品的出口——的地位上佔有很大的位置。

據中外商情講，中日貿易情況在目前已受到『致命的打擊』。七月間因受華北事件的影響，對華輸出較之六月已減少百分之二十，到了八月則完全停止了。

在上海的日本紡紗廠，因停止製造與斷絕商務而遭受損失，僅八月一月已達五

千萬元，軍事衝突開始後，由中國退轉的以及預備運往中國而尚存放在日本堆棧未運出的貨物，約值三千六百萬元。

戰爭的影響，不僅限於一個中國市場而已。因受中國商業界抵制日貨的影響和海運的困難，致使日貨在太平洋南岸諸國的銷路大為減少了。例如日貨對暹羅的出口，在最近縮減了百分之六十，菲列賓縮減了百分之十，荷屬印度也縮減了百分之十等（據中外商情九月二號的統計）。在戰爭開始後的兩月間，太平洋南岸諸國取消商務定單的數目，據大阪新聞的統計，已佔國外定貨單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

日貨對印度的出口也縮小了。據朝日新聞的消息，紡織品出口在澳洲地位的低落，使日本工商界受着同樣的驚慌。

輸出的減少，立刻影響到為國外市場而工作的日本工業的整個部門。據日本報紙的登載，專為出口而工作的工業區有許多地方已完全停廠，其餘尚在工作中的工廠則大量減少生產。例如新瀉工業區因對華停止出口，使該區二百個以上的人造絲廠

完全停止生意（據九月十七日世界運動中心的統計）。

據讀賣新聞的消息，在鹽釜工業區有許多紡紗工廠已宣告破產。絲業組合在九月七號宣佈，絲織廠在本年秋季裏未加製造的貨色有百分之二七·五。

日本整個棉織產在八月裏比在七月減少百分之七。

生產的縮小，不僅限於有關國外市場的各企業而已，因現時日本國內的需求減少，以致有關國內市場的各企業也同時縮小生產了。即如京都絲織廠，從八月起已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生產。同時日本國內市場的商業流通也大大地跌落。據中外商情八月十七的記載，在戰爭開始的一個半月裏，大百貨公司的生意減少了百分之八。

最後要講的，是原料的缺乏。一切的報紙皆承認日本的五金工業，因長江流域的礦錨來源完全斷絕，將遇到相當的困難。

再則，在戰爭爆發後，軍事工業部門的地位並未改善。但是要知道，在戰爭開始數月前，這些部門已為政府命令所限制。顯明地，日本的軍事開支，在國內的市

場上是有限的，因為據海陸軍省的眼光看來，各軍事工業的生產能力尚不充足。當戰爭爆發之後，對它並沒有甚麼好處，而且有必不可免的困難——缺乏原料。這樣說來，難道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準備戰爭上不會多存貯些帶有軍事性的原料麼？能夠的，可是他們一則不能貯得很多，二則沒有財力在世界的市場上自由地購買。

在整個軍事環境與軍事經濟設施——日本政府已實行了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尚在考慮——中，如何來估計日本產業與日本經濟機構的前途呢？這可以根據在中日戰爭兩月來日本有價證券的價值大大地低落一事來討論。假如拿七月一日來說，有價證券的價值，在東京交易所的市而上，總值八十七萬萬二千八百萬元，而且九月一日則祇合七十二萬萬六千一百萬元了。僅僅在東京市面上差不多已有十五萬萬元的損失，這證明整個日本的損失必不少於六十萬萬元（見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大阪時報）。

的確，通貨膨脹的情勢現在已開始了，若在將來極度的通貨膨脹條件之下，日

本絕不能制止有價證券再度跌落的趨勢了。

同時，各工業部門，尤其是紡紗業的資金的活躍已中斷了，新的投資祇限於與戰爭有直接連繫的各部門，如航空、汽車、造船等工業而已。日本近來發行公債也非常困難，甚至於有力有勢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剝制滿洲殖民地的總樞紐——不久以前必須發行公債一萬萬三千萬元。據朝日新聞的消息，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與日本各銀行數度磋商的結果，祇籌得一千五百萬元，其他方面當然就再沒有希望。所謂開發偽滿的『五年計劃』也因無錢而中止了。

一切困難的中心問題，沒有過於在中國境內進行軍事行動的財政問題。此種開支已隨地理上的進展而增大了。自戰爭開始三月以來，補充的預算已增加三次。在這個時期裏日本議會已開非常會議二次，專為通過軍事預算案，而無討論的餘地。

軍事債券已達二十五萬萬九千一百萬元。

假如將這日本史中空前的軍事開支數目與一九三七——三八年度國家開支的經常預算二十八萬萬七千二百萬元相加起來，那末本年度國家開支的總預算將爲五十四萬萬六千三百萬元。老實說，這個數目已與日本國民收入總數的一半相差不遠了！

在八月裏用急不擇醫的方法，徵收新稅和增加舊稅一萬萬元。很明顯地，擺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問題，是在今年的預算裏如何籌集三十五萬萬元的公債。

目前日本政府已宣佈在最近發行公債二十萬萬元。分配如此巨大數目的公債——這個任務是非常的困難，假如注意一下，便發覺到尤其困難的所在，因爲在戰爭前日本的情券市場已被國債的情券所充滿。同時我們知道，現在在日本的現金市面上已無自由資本了。

因此，日本的大藏省將不得不以半壓迫手段向各銀行，各公司，各保險公司等任意地分配債務。可是，如果採用這樣的手段，日本政府將全停止在工業方面的投

資，這無異於以自己的手折自己的台，因為近衛首相在不久以前曾慎重地宣佈了他的經濟政策——全力發展戰爭必需品的生產和扶助低落的輸出的計劃。

九月初，當議會開最後一次非常會議時，日本的資產階級與地主的上層份子們會因戰爭爆發後第一個月裏大的經濟困難問題而發生衝突，因為當時在帝國的國民經濟中發現了尖銳的危險趨勢，關於如何消滅，或者減輕這種危險趨勢的方法，在議會中曾發生了許多不同的提議和辯論。這些建議中的，國家統制投資法已見諸實行了。在軍事供給上，認為次要的工業，即沒有獲得資本的可能，日本政府的目的，僅在籌集軍事工業的資本，此外則間接設法用國債的形式來吸收自由的資源。

安定匯價——尤其是在國外市場上，乃日本財政政策在目前的基本任務之一。

現在金元的價值祇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保證。

戰爭開始三月以來，日本金元的價值發生大大的波動，毫無穩定性。據九月九日出版的中外商情（最大的有統制地位的三井洋行的機關報）講，每一金元政府須



淨貼一先令二辨士以平定市價。在對外貿易方面，商務虧損的增長，使金元在國外市場的地位低落。鉅大的補充預算，和同時進行的增稅以及價格的增長，使國內市場的地位也大為不振。在七月間，商務虧損達七千七百萬元，八月間達八千五百萬元，但要知道，八月這個月在往年是日本商業出口季節開始的月份，如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商業盈餘曾達三千八百萬元。在九月十日計算，日本的負債虧累達七萬萬八千六百萬元，而去年全年的虧損不過一萬萬三千萬元。

在準備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裏，從本年一月份起，日本政府在半年來對於國外輸入和商務付款皆加了統制。從七月份起，對外商務的限制不僅將時期無限地延長，而且限制的方法更加嚴厲。

據美國報紙的記載，日本現在不斷地盡量購買橡皮，屑鐵，汽油等物，而日本基本的輸出品——綿紗和絲——的出口跌落了，將來必然地要破壞對外貿易的平衡而出口現金。

然而日本銀行的現金存貯，在數量上講是非常的小，很快地就要用罄的。僅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裏已經少了一萬六千三百萬元。此後，日本政府使禁止公佈輸運現金出口的消息。以掩蓋後來數月中大批現金的外流，並毫不更改紙幣法，而正式地繼續發行紙幣，當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開始之後，日本政府更加快地發行，以致金價陡漲，由一元三角三分的日金增到三元半，使銀行的金標準備很快地由四萬萬四千七百萬元日金虛增到十一萬萬九千四百萬元日金。真的，日金之向美洲流出，已將上述的數字降低到八萬萬元，而市面流通的紙幣則為十四萬萬三千元日金。

近數年來的日大戰時經濟之弱點，在對華軍事行動的過去三個月中，更表現得特別嚴重。因此，日本工商省已於本年八月的初間公佈法令，禁止抬高許多商品的價格——此類商品有五金，機器，汽車，紡織品，玻璃，煤油等——違則處以罰金或甚至拘捕下獄，但一般商品的市價却仍舊在繼續高漲。

根據都新聞登載的統計，由於華北戰事的影響，七月下半月的物價，如五金，

蔬菜，燃料等的市價都平均漲了百分之五。東京市面的物價，在九月十五日時，較之上月增了百分之二。主要的還是食物的價格飛漲。至於米，魚，及家常用品等的價格，完全由於日本人民購買力的過低，才有暫時終止繼續增漲的現象。

日本工農的生活，即無物價的高漲，已是困苦萬狀，加以目前物價的騰貴，其生活的惡化，自非言語所能形容。加之日本的企業主已遭到各種捐稅的壓迫，便利用許多機會，藉此來降低工人的工資。世界運動中心上面講到日本侵華戰爭對於日本工人生活的影響時，謂：據調查所得，七月份所調查之七十三個軍事工廠中，就有二十個工廠的工人工資，比較上月減低百分之八。愛知縣的六個窯廠已將工人工資減低了百分之十五。

因此，日本勞動羣衆中的反戰情緒異常高漲，同時，日本的勞資衝突和罷工運動亦有極大的發展。這種情勢，早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前夜，已有了極度的強化。根據日本內務省所公佈的正式統計，本年上半年的勞資衝突，實為日本工人運動

史中空前未有的激進，一九三六年半年上的罷工次數爲八百七十六次，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則爲一千四百五十五次，參加這些衝突和罷工的人數爲十八萬一千人。

上面所引的頭三個月戰爭中的一切事實，已足夠說明日本軍閥完全未估計到她侵略中國所遭受的犧牲，同時，還過份估計了自己戰時經濟的能力和日本勞動羣衆的擔負與耐心……(G. Baldairev)

## 日本經濟危機在急速展開

據日本大藏省發表臨時統計，今年八月份日本帝國主義（包括日本本部朝鮮台灣等）對外貿易，短少五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而去年同月則盈餘約相同之數。去年八月份輸出二五七・九〇〇・〇〇〇圓，輸入二〇三・五〇〇・〇〇〇圓，今年八月份輸出僅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圓，而輸入達三一四・七〇〇・〇〇〇圓。據東京商界人士宣稱，如長期戰爭，則日本將感受財政上，經濟上，及貨幣上極大的困難。此外據大阪統計局發表報告：本年八月份，日本在華北航運，較上年八月份減少百分之八十四點六；在華中華南航運減少百分之七十六點二；在荷屬東印度，暹羅，越南，菲律賓之航運，亦減少百分之六十二點二；在東三省之航運減少百分之十五云。

又據都新聞載：日軍自本年三月九日始輸送現金以來，至七月底共達三億七

顯微鏡下的日本

千餘萬圓，以後未發表。現決年內停止運金，據推測本年運金總額尙在五億五千萬圓左右，其中有數百萬圓運英，餘皆運美。本年在貿易入超至九月二十日止，達七億八千一百萬圓。



## 日本的眞面目

中國有些人民懷着害怕日本的心理，以爲日本海軍如何，陸軍如何，空軍又如何。這樣的人，雖然看見日本的橫暴，憤怒之火縱是在心中燃燒着，但也難鼓起勇氣來。我想，全國中學生卻因爲少年氣盛，不會害這樣「恐日病」的。其實，我們拆穿日本的西洋鏡，戳破他這紙老虎，我們不但不必怕他，反而覺得更有勝利的把握。

日本強盛的表現，在於他的軍備；而軍備的擴充，那正應中國一句俗話：「非錢不行」。日本今年軍備十四萬萬的空前大預算；粗心一看，的確吃驚他的龐大。但是拿日本這蕞爾小國，地方不過我們的一小省，人口不到我們的五分之一，國內又沒有像我們山西的煤、鞍山的鐵那樣豐富的資源，他憑什麼能力擔負這巨大的預算，要和全世界爲敵？日本這巨額的預算，是要靠全國人民底血汗支持的。日本全

國的人民，當然，和一切國家一樣，農民和工人要佔絕對的大多數。他們是出力最大的一羣，也是出錢最多的一羣。但是日本現在農村中有三千二百萬破產的農民，城市中有一千六百萬在飢餓線上的工人，再要他們出力出錢，恐怕連他們從娘肚裏儲積的最後一滴血都會被壓榨出來了。

日本佔有職業人口百分之四十八的農民，計分作五百五十萬戶。這五百五十萬戶中，純佃農佔百五十萬戶，自耕農兼佃農佔二百四十萬戶，兩者合計，共佔總農戶額的百分之七十。至於他們的耕地呢，從來日本總耕地面積，共有三百二十萬町步（每町步合中國十四市畝多），少數地主便佔了一百七十萬町步，所以直接生產者的經營面積，顯著的分開得很零細。實際上未滿一町步的耕作農戶竟有三百八十八萬戶！據日本專家自己的計算，依據日本的生活程度與農民自身的擔負，每個農民若要粗衣蔬食的平安度日，非有五十多中國畝耕地不可。我們試想，如今日本每個農民只分配得十多畝地，離標準數幾差四分之三，他有父母妻室兒女，也要養生送死，還要買農器施肥料，更要完糧納稅，只靠這點點收入，叫他怎樣生活下去。沒



有辦法，只有負債。現在日本農村的負債總額，大約有六十萬萬元；每一農家平均欠債一千元，每年要還利息一百元；不但沒有了清債務的希望，反因增稅的負擔，債台越築越高。而且，日本近年來災荒不斷，農家生產額激減，加上農產物價格的跌落，必需的工業商品價格的高漲，在這收入日少支出日多內外夾攻的形勢下，日本的農民那裏還有再擔負的能力呢？怎叫他不破產呢？

破產的農民，和他們的子弟，爲着生活的壓迫，便一羣一羣地集中到都市，想擠進工廠裏去。工廠主——資本家——便落得剝削他們了；於是儘量地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據統計的結果，工資平均減少了百分之廿五，時間由八小時延長到十一小時，甚至十四小時。同時，因日本濫發紙幣和公債的原因，大衆生活費比起一九三一年來，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因此，工人縱是工作十一小時，獲得不折不扣的定額工資，還是不能飽他肚皮。沒有辦法，再將他應當休息的時間，儘量勻出些來，再找臨時工作，增加點收入，來維持他最低的生活。所以日本現在的工人，

，不但沒有工夫娛樂，甚至沒有工夫休息，連晚上的睡眠還不足！

至於失業的一羣呢，自然最低的生活也難維持了。不能白白等死，於是：

一·有力的去盜竊，每年祇東京一地發生的盜竊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總在十四萬件以上。

二·有智的去欺詐，每年祇東京發生的騙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總在一萬九千件左右。

三·有兒女的便出賣兒女，去年祇青森一縣農家婦女被販賣的便有七千多人。

四·沒有兒女的便出賣自身，據東京朝日新聞五年二十四日福島版所載，一九

三四年福島少年賣身者有一百十二名。又十年二十日朝日夕刊消息，神奈川縣某介紹從店山形縣買來少年男女，價值有百元者，有百五十元者，較去年福島縣二百元的價格已跌落不少云。

五·不願意出賣，或自賣而無受主的，便去自殺，每年東京一隅的自殺案件約

三四千起。

這便是日本社會的真實狀況！我們洞察日本社會的貧困和矛盾，才真正知道他的軍備預算如此龐大，實不過是在那裡「打腫臉做胖子」；胖子不但做不成，恐怕還要害一場大病！

這種浮腫病，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在日本內部已經嚴重起來，近年來更加增長，一點一點的暴露，病勢也越發顯著了。我們只看日本的幾次政變和法西斯軍人的橫強便可知道。九一八後，以三菱財閥為後台的若槻內閣，斷送於安達謙藏和中野正岡之手；以政友會總裁而拜命組閣的平民宰相犬養毅，於五一五政變血祭於永野町官邸。此外，如前藏相井上準之助之被刺，三井王國的首相團琢磨之飲彈，一直到去年二二六事變全武行，再演到這幾天軍人法西斯主義和議會自由主義的火併。此後日本的政爭還要繼續演變下去。這結果，我們預料，是軍人法西斯勢力更加抬頭，一方面加緊對內民衆的剝削和壓榨，一方面積極進行對外民族的侵略和併

吞。除非他在國外吃一大敗仗，或者，在國內爆發了大衆革命，他是不會改變這剝削壓榨侵略併吞的策略的，這是帝國主義必然的道路。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因爲他的實力太差了，國內病症太多了，所以對外的侵略，尤其對中國的侵略，所用的不過是一些誘脅竊盜卑鄙無賴的手段，請看我簡單的摘發出來：

一·竊盜——日本大規模的走私，企圖擾亂我國的財政金融，打擊我國的工商業，於是我國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些話此刻也沒有工夫多說。單就走私而論，這便是一種擴大的偷稅行爲。在無論那國的法律上說，偷稅是一種罪惡；而日本的走私，比偷稅還利害。因爲偷稅者還不過是一種偷偷摸摸的竊賊而已；至於日本的走私竟是政府明目張膽有組織的強盜的行徑！

二·挑撥離間——在日本二十四年駐華總領事會議的記錄上和去年松室少將對關東軍的情報上，或顯明的或隱晦的，都說，要用各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來造成中

國各實力派的對立，使我們自相殘殺，他便乘機收漁人之利。而且，在國際上，也用各種挑撥的宣傳，來防止我們聯絡蘇俄與英美，造成我國國際的孤立。這些都是事實，幸而國人都漸漸明白了，沒有上他大當。

三·卑鄙——二十三年六月日本預備對我有積極行動，事先要找藉口，於是逼迫其駐南京副領事藏本潛逃自殺。藏本雖然躲到紫金山藏了幾天，可是沒有勇氣自殺，終於被我國尋出勸回來了。日本的口實沒有造成，反而鬧出一場大笑話。但是他這種卑劣手段並不因此而中止，去年九十月間漢口上海的日僑的被殺，也是日本爲尋釁而弄的藉口罷了。

四·殘酷——去年在海河發現的許多浮屍，後來調查，是日本駐屯軍招數百工人鑿地道，完工之後，又怕他們洩露秘密，一齊把他們弄死拋到河裏的。這種殘酷的行爲，在歷史上，僅有秦始皇活埋修墓工人的事可比！

五·橫暴——當去年十一月三日日軍在北平大演習，穿過朝陽門走到花市口時

，有東方高中學生許連城偕其妹上學。這位才十一歲的小女國民，看見敵軍在我國土上耀武揚威，忍不住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料竟觸坦克車上的日軍之怒，立刻下車，拖著那勇敢的「中華民族的女兒」放在車前，車輪過去，壓碾得「血肉模糊」「頭骨粉碎」！

六·陰險——日本對我國的外交言詞，無不是「笑裏藏刀」，外表說來好聽，內中實際埋藏着惡毒的奸謀。譬如所謂「經濟合作」，便是想囊括中國全部的資源；所謂「中日親善」，便是要我們投降屈服；所謂「共同防共」，不啻想控制我國的軍事行動；這都是一些陰險的毒計。

七·誘騙恫嚇——譬如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協定，以及二十四年七月六日的何梅協定，都是日本用誘騙恫嚇的手段使中國屈服的。前者劃平東十九縣為非戰區，演成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冀東偽組織之成立；後者，使河北空虛，形成如今華北不安的局面。這都是中國重大的損失。

八·收買——日本常用錢或預約的權利，收買大大小小的各種漢奸，所謂「駐華特務機關」就是製造並指揮漢奸的總機關。

九·惡毒——日本侵略中國，除用經濟、政治、武力諸手段外，還有種毒化政策。凡有日本人到的地方，隨即帶了鴉片、白面、紅丸來戕害中國人的身體；隨即帶了朝鮮和日本的妓女，傳播楊梅來斷絕中國人的後嗣；隨即開設賭場，來頹唐中國人的意志，並且斷送中國人的生路；這是如何惡毒的方法呀！

假若有個人，他生性具有卑鄙、殘酷、陰險、橫暴、惡毒的本質，而用挑撥收買的計策，來離間我們的兄弟家人；又用誘騙恫嚇手段，來使我們屈服；再用竊賊強盜的行爲，來奪劫我們的財產，制死我們的生命；這個人，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這個人，除掉與他同樣的人外，又有誰同他做朋友？一個人，只要在具上列惡德之一，已經很難立足於世；何況一個國家，更何況這個國家其有全部的惡德呢？同時，我們對於這種惡人，對於這樣無賴，只有強硬，不能軟弱。因爲每

個無賴，他生性只是欺軟服硬的你要軟，東三省把他還不夠，又要熱河，又要內蒙古，又要華北，甚至要你的一切一切，這樣下去，我們非亡國滅種不可。你要硬，他便無可奈何了，可以一切都退還你。所以，爲求着自己的獨立生存，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用不着怕他，而且萬不可怕他，只有硬拚的抵抗他！（節自今日中學生應有的認識一文馮玉祥）





##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日本農民的極度窮困和不滿現狀，封建殘餘的阻礙資本積聚和中產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野蠻壓迫，知識份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巨大的工匠和小工商業者階級的革命醞釀，一切政治社會自由的不存在，皇朝和官僚的專制，警察的暴虐，統治階級和整個行政機關的普遍腐化——這一切現代日本的特徵，使我們回想到沙皇時代的俄國。不論日本，軍隊有怎樣多，不論日人宣稱它怎樣地忠誠，不論日本向亞洲的擴展有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稱民衆對天皇的熱忱，實際上日本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安全和接近於革命，正與舊俄相同。

日本和帝俄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還沒有經驗過它的一九〇五年。因為日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或根本沒有和設備良好的強國軍隊打過）羣衆的革命情緒被壓到暗中去或轉移到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轉移到對華戰爭，攻擊一切自由主義

，轉移到崇信日本高於一切和皇族的神聖了。日本的農民和工人對於天皇的作用還沒有全部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正和地主，廠長一樣是他們的壓迫者。在羣衆還可以被愛國情緒所麻醉，還相信對外侵略可以繁榮和解救飢餓的時候，革命還可以不致爆發。現在破產和絕望的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人、小地主等把憤怒和失敗表現在中世紀的陰謀、秘密團體、和暗殺一腐敗的政客及自私的資本家，「表現在反對資本家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所謂法西斯主義。現在，大部人民還跟隨着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的領導，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在變更了的條件下接受主張推翻現代社會制度的份子的領導。只要這些中間層一旦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一旦明瞭天皇並非站在各階級之上，而是與統治階級站在一起，那末他們的萬難的經濟地位將迫逼他們反對現有的領袖。

###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斯主義受到了官僚、陸海軍軍官、大地主和某些大資本家

的支助。在這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從純粹反動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自明治時期即已存在，並且一直是皇朝及其警權的強力支柱。這些份子，當大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時，曾一時斂跡，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日本割去滿洲以後，他們又抬頭了。他們企圖支配或代替許多民衆團體，絕望的中等階級和農民的團體，並且將他們的仇恨和失望多少移轉到極力支助侵略中國，和反對勞工，佃農以及激進的知識份子的警察恐怖主義一方面了。

領導着法西斯運動的是統治階級中的封建軍閥，以荒木大將爲其首。這叫軍事法西斯運動。它的力量，大部依靠在鄉軍人協會，這種協會滿佈全國，使軍部的意見可以傳到每一個鄉村。協會的會員是帶點強迫性的，包括一切退伍的軍人，這就是說每一個農民家庭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一共有四百萬人。靠了這個組織，荒木及其支助者開始發動全國支助他們的武裝侵略亞洲的計劃，並作欺騙的宣傳，宣傳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並保證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

：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們再三向人民保證日本征服中國成功後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但這些軍事法西斯宣傳者最終還是代表着地主，職業的軍閥和一部份官僚的利益。是的，他們真恨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財閥可享受種種現代的奢華，而他們則十分貧困。他們痛恨大資本家從一九一八年起把持着政權。不過軍人沒有大資本家是不成的，不論開戰或發展滿洲，都需要金錢。不論荒木派怎樣高呼反對「貪婪和自私的資本家，」但要改變就祇有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份子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軍隊等。所以軍事法西斯主義是虛妄而不合現實的。不管他們在口頭怎樣講，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與大資本家妥協和勾結。

少 壯 軍 人

但法西斯運動的軍人並不都是這樣的。許多陸海軍的少壯軍人是真正想消滅獨占

資本的，真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一般少壯軍人多半出身中下階級，在中級軍官中佔很大的比例，許多是恐怖團體的會員。他們和大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並無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都是小地主、較富的自耕農、小工商者的子弟他們的新俸極低。照日本陸海軍的俸給，下級軍官只有十二鎊一年，官級較高的從五十八到一百鎊一年。在一九三二——三二，年俸六千六百元的海陸大將只有十五人。

而且出身平民的少壯軍人絕無升遷的希望，因為不像軍隊中的富家子弟，沒有在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二七年，志願兵法案通過後，凡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服兵役滿了一年並受試及格的人方可以充任中級軍官，這個法案使中下階級的子弟能充任中級軍官，但要想升遷較高的官職是極端困難的。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霸佔着高位（日本的聯隊長普通至少是五十歲。）可是自一九三〇起荒木系軍閥開始控制着軍部並且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荒木倒台為止。這個荒木所領導的團體並非由軍人貴族

所組成。因此他們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裝出和財閥政客沒有關連的樣子。他們自認為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歸政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

在社會的頂端，通常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和軍閥中最反動的部份。他們想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和對農民及中下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和田中都高呼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國難，因為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家族制度政治的復活而已。

###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主張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封建行爲的」真正自由黨，改良主義的工黨也很微弱。只有個別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雄行等擁護自由主義和間或作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反動行爲的呼聲，但這一類人很少，也沒有什麼後盾。實際上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自由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前十年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法西斯了。在日本，

共產主義和它的政策是被人認作推翻現政的唯一代替物。因此，它們受盡當局的種種野蠻壓迫和不斷地肅清「不穩思想。」

雖然共產主義已經被壓到地下，雖然共產黨常被處死或終生監禁。雖然一大部份勞工運動轉到幫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由於羣衆的窮困和失望而發生的革命運動在目前被分散到反動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但革命的精神不但沒有粉碎而且一直是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最嚴重的禍根。

只要一個軍事上的挫折——還不必什麼大敗——或只要確切證明了軍事領袖正和政客一樣地準備出賣於大資本家，目前羣衆的反動愛國運動立刻會轉變到共產主義，或走向叛亂和革命一類的毀壞和危及國家的信用與穩定的活動。

軍人貴族實在是弄火。現在這個火就是直接反對中國，蘇聯和一切其他的國家，反對一切在日本的激進的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是，風向會轉變過來，或者這個火碰到障礙，轉而燒燬玩弄它的人。

雖然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了新聞檢查和秘密審判和它在目前被驅入地下而無法測定，但當局對大中學以及無產階級中的「不穩思想」的焦急，對佃農協會的野蠻壓迫，幾個月後或竟是一二年後才准發表的大批地逮捕人民，天皇每行出巡時的「集體逮捕，」共產黨在佃農中的勢力和不計生死的左翼的活動——這一切證明了這種運動依然很強烈和許多人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和飢餓。

每一年總有成千成萬共產黨或「不穩份子」被捕，並且宣布這是「最後一次」的肅清，可是好像一直有新的黨員和新的領袖不願酷刑，監禁和死刑準備繼續幹下去。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沒有改良與和平進步的可能。青年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人，可是更多的人却加入了革命運動。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證明日本的地下活動是非常的強烈。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育、作家、教授、工人、有時是農民，有時是政府職員。可是在被捕的人中，表明了共產主義已經伸入日本最貴族的家庭。過去幾年，有九個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因「不穩



思想」而判罪。

●是的，有許多被捕的在反省後而釋放的人，普通都是因為受不住酷刑或家屬不能生活。反省的人常常在文書簽有「轉變」二個字。但是，有一個轉變了的共產黨懸梁自殺，並留下一個短簡，說「我雖轉變，仍無辦法。」這代表了典型的成千成萬在壓力下反省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自殺。

###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發的

那些偏袒日本的外國人，那些英國保守黨夢想日本是遠東的安定力，是一個進步和文明而有秩序的國家，可以拯救亞洲於共產黨之手和保護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利益。這些人至少應該明白他們在和一個火藥庫接近。這個火藥庫充滿了對西方的瘋狂仇恨，尖銳的社會對立，無衣無食的千萬工人，農民，和毫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潛伏的怨毒和狂怒。這個庫遲早必定要爆發的。我們決不要夢想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就可以消除爆炸的危險。征服中國或一部份亞伯利亞決不能拯救日本帝

國主義，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或有益於小工業家的生活。日本的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擴展，只是加廣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鴻溝而已。（F. N. Foley 著）



## 中國抗戰與日本革命

日本軍閥是法西斯黨的嚴重壓力使近年來革命勢力受了限制，從表面上看來，在日本好像沒有什麼反抗這戰爭的，而是整個國家都在支持着，但是實質上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是在自己掘墳墓走向滅亡的路上，他們加於人民的壓力愈大，將來革命的反抗勢力也就更大，所以在日本的革命運動，將隨戰事進展而更擴大，但是第一個打倒日本民帝國主義的條件，就是中國人的掙扎勝利以擊敗日本軍隊，現時情況，日本軍隊一部分的勝利正是為推翻軍閥作準備而已，正如我們撤退我們軍隊以便得到最後勝利而行新方略一樣，日本人民將熱烈歡迎中國的勝利，日本軍閥的潰敗。因為這將給日本人民以機會，強烈地發展他們的革命運動，中國和日本的革命是不可分離的，好多方面，都是互相依賴的，我們可以正確地說：日本革命運動的成功現在密切地與中國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有關。（毛澤東）

## 知識分子的苦悶

從平津陷落以後，我開始墮入於激厲的憤怒裏了，這種激厲的憤怒之感情，自然地包含着對於敵人的敵愾心，同時也有無限的個人之孤獨感，因為平津的淪落，是使我失掉培植自己的第二故鄉，同時是使我失散了肉親的聲息。

我曾經用過所有的通信的手段——電報，航空，快信！——寄給住在北平的肉親，但回答的祇有靜寂，這靜寂是多麼慘酷的場面啊！杜甫詩裏的「家書抵萬金」之句，到今日才理解了它的奧義。

肉親的音信，北方摯友的音信都杳然了，使我在孤獨中感到焦急；我抽心在平郊校裏的姊弟，也許受了敵人的屠殺。住在天津車站附近的摯友，也許被飛機的炸彈，炸成肉片，啊！我不忍想，我不敢想啊！

然而在國家的大難之秋，還應僅僅關戀於自己的肉親和友人嗎？和我的父親姊

弟等嘗到一樣的淪亡之慘劇的，不是還有着更廣漠的人類嗎？所以我應該捫住自己的心之處，在生存着的每一剎那裏，都要退包圍近來的孤子的念頭，不要爲了自己變成四海的流浪子而悲戚，應該日夜地思念陷在敵人鐵蹄下的華北的人民而振奮。於是在近半月以來，我就在孑然的孤獨之境涯裏，教誨着自己。

今朝，突然收到了一封信——這是半月以來第一次收到的信；使我的心悸動起來，因爲我想在這封信裏，吸收點肉親的或友人的溫馨，猶似處於無人島上的破船之客，望見遠洋上駛過的汽船之黑烟，一般地歡喜，一般地雀躍。

然而當我接過信來看時，我失望了，這信不是我所想念着的人來的，是遙遠的橫斷過太平洋而來異國人之信，這異國不正是用槍砲在浴着我們的同胞之日本嗎！

無精地打開信封，一看，原來是舊友黑田從福井寄來的，用蒼涼草的筆致在「半紙」上淋漓地寫着；我讀了，我的心裏突然湧出一團感情，這感情是不能夠把它說是悲哀，喜悅，愉快，可憐，——等的單純的感情，而是種次元以上的，是複雜

的，所以「感慨無量」真是最好的形容自己當時的成語，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當占春園櫻梢含苞的時候，我到福州師範去上任了，而你聽說是在保衛之下歸國了，真是別有的風味吧！想起兩人決定在試驗完後，到淺草去痛飲的事情之結果，到現在還覺得遺憾。

自你回後，從K教授地方得到你的通訊處，因為一向在黑板下過着枯寂的日子，所以沒有和你可談的事情，致使音聲寂寂，不過最近因處在風雲日急的環境裏，實在有許多非吐不可的牢騷，這望牢騷除了吐給你（或你們中國人）以外，誰敢對四處有警犬的邦人們談起呢！

在一禮拜前，知道上海又發生戰事了，當時我頗暗喜，暗喜自己在四月裏沒有就任上海居留民商校的教職，如果就任了那末我也將陷入這種瘋狂的殺人勾當裏了；但是這種欣喜不能延長，前二天收到故鄉妹妹來信，說是鄉公所的兵事課已經發了好幾次召集狀了，並且我也有被召樣子，像你所知道弧一般，我是個少隊長，去

年暑假爲了特別召集會，在四國受了一夏天的訓，但當時以及在此以前所服過的兵役，究竟是種殺人的模倣；但最近如果再被徵集。那就是要做起真的劊子手來了，唉：這是多麼殘忍啊？我一想到這種勾當，就使我的心頭戰慄起來；並且我試問自己，爲什麼要去殺無辜的友邦！爲什麼要把自己去做侵略的魔手。

然而，朋友，我是個教育者，因此我就變成了澈底的虛僞者了，我的心裏，雖然時常被這種疑問所充滿，然而我對那些稚氣的青年講書時，我就叛背了自己，對他們談起和疑問完全相反的文句！然而這是我的弱點呢？還走這個時代的日本知識階級底世相呢？

大概你是曉得的，日本知識階級大都受過托爾斯泰的洗禮，因此除了像拓大等浪人學校的青年以外，對於戰爭不但感到無味，而且覺得是種罪孽，然而導演近十幾年的日本之爲政者，都不是這些純正的青年，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因之戰爭殺人，就成爲家常的便飯了。而純真的青年，也就隨入於托爾斯泰的無力的弱點裏，

甚之有變成二重人格的可憐相的！

朋友，我真懼於被徵，我不願無意義的死在異國之境上。所以在這時候，如果有人給我一枝槍，我第一件想做的，是把利刀在地上畫出「不願戰」三個字給我自己看，但我想像，如果有人給你一枝槍的時候，你絕不會再散漫地（我想起春日少佐教你們上教練時候的滑稽姿態）拿槍相關，第一件想趕緊做的，是殺死我們日本人吧！我猜得對不對！三十年前日俄戰時的日本人之民氣，現在是在你們的民族裏了，而且駕凌之有餘，但我們百姓呢，却在陰鬱的天氣下暗泣和太息着！

這一個年以來，這個小小的縣裏，也在瘋狂裏打漩渦，城北的神社裏，成天有人去祈願，舉行着本地在位的學生去參拜過一年，唉，誰能明白此種玄理——是國民精神之振興呢，還是神靈廣大呢？——其實是迷信而已。

有延長的傾向，軍需品的輸入劇增得利害，北海道方面也在建築飛機場，大概是預防蘇聯的空軍而設的，因為在日本，已經計劃着想像中的日蘇戰，唉，真



不知自量。

話是多得利害，但還是不談好，我相信，我和你雖生在二個國土裏，但有死在一個國土裏的可能，因為戰爭一引長，我准被徵來華，那末我的白骨會曝在貴國的，想起來，不禁戰慄，不但是認為自己生命的可憐，並且我認為是死得太不應該。但這是時代的悲哀，我相信和我處在同一環境裏的，不知有多少呢？再會，草草不宣。」

信是如此地素直而簡單，然而通過了這素直簡單的信翰，我們能看見一個憔悴消沉的青年人，在為四周的世相所壓而呻吟着。

（張香山）

## 敵空軍機長的家信

每天在酷暑中歸來掛念着，爲甚麼呢？東西一點兒都吃不進，但是很強健着，你也強健吧？你的信一封都沒有收到，實在太掛念了，忙嗎？倘若想到你萬一——悲慘的情緒，立刻襲上我的心頭。我是非常的焦慮懷念不安，有時遂至通宵不能入眠。木更津的戰死者，委實太多了。十六日以後的戰死者，又在發表了。請你每天給我信吧！我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在渴望着，期待着你的佳音。黑崎軍曹逃避戰死的那樣事，希望你具有那樣的神氣。昨天去拜訪特同軍曹的夫人，還沒有回到館山去，在她主人未歸來以前，仍住在木更津。斧田君，你康健着。母親他們自從你出發後，天天朝晨去拜菩薩。祝禱你平安。在這的樣冷靜的家中，尤其到了你晚歸的時間，而我等待你的樣子，誰看了，都傷心。請你早一點回來吧！你永遠的平安！

斧田叩之助兄

敏子

## 日空軍俘虜遺留的家信

親愛的凱二哥，

我昨天到招魂社去進香，特地爲你求了幾張神符現在封在信內，寄給你佩帶並轉給你的朋友們，也可以一樣佩帶，這是可以保佑你的安全哪！我這幾天盼你信，正望眼欲穿了！忽然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平安無事！我一顆心才靜落下去，這樣的歡喜，是什麼都比不上的，你說近來事情很忙，這也難怪，但希望你不更勞心過度，保重！保重！

福田浦和等已經去信通知了。福田的母親說你二年的兵役快要完了，就可以回來。我聽了更祝你早日能回來，我們好完滿快樂好長緊。那知你又出征去了！這樣的驅使，實在是難忍的討厭悲慘的事！我天天向菩薩祈求，祝你早早的平安回來。我每天聽取收音機的報告，這兩天忽然聽了空軍出動很利害的消息，我常常因爲

聽了稍爲一點不利的地方，所以把身子移近到收音機前邊去聽，因爲這樣比較清楚一點，這恐怕你還不知道吧！

市川先生（市川亦在華戰死之日飛行員——記者）實在死得太可憐了！無線電報告上面竟沒有提起！在晚報上僅僅登了小小的幾個字！我看了心上不禁又酸又痛的哭起來！回想他在出發前的時候，隊內和高岡町的盛大的告別會，這種情景，一層層的不禁由我們腦海中盤桓着，現在他已死了！比什麼都無價值的死了！這是如何的傷感啊！

現在第七聯隊一部份豫備兵及後備兵又要動員了！動員令也已經發出來了，預定三十一日出發，聽說需要軍醫人員很急，未受教育的人都要去參加。

前幾天有一個軍刀店里的人，來問你的通信地點姓名，我已經告訴他可由隊部轉送。典子很活潑，近來常去鄰近家里麻煩人家。我們每天早上吃飯時，在你原坐膳席地方，常常供置一碗飯，祝你平安凱旋回來。典子自你去後，時常想念爸爸，

一出門就說要到爸爸所在的地方去。橋上先生昨天送來一包魚乾禮物，他爲什麼事情送來的，他也沒有說明。如果你在家我可以用地做你飲麥酒的肴菜來供你一醉。可惜你已遠歸適異國，不能領我的盛情了！你的親友們有的想要寄點東西給你，可惜不知你的詳細地址，所以也作罷了。如果你有需要的東西，要家裏寄來的，請你來通知我，當可遵命辦到。最後，祝你平安無事的回來，這是最希望的呀！

七月二十八日 生子

（笠原）凱二樣 御許口

金津市 贈藏町官町十五四二 笠原生子

# 俘虜的三封家信

一

## (一)山下七郎之函

現在已經是十月十五日了，日子實在過得很快！我身體非常健康，每日受着此間很好的待遇，我想大村的家大概已經搬開了，或者是搬往福岡。這是很好的。禮子照常活潑嗎？胎兒怎樣？清子沒有異狀嗎？家事的整理非常忙碌吧？百道的父親，很蒙他費力照顧，非常的心感。我每日很悠然自得的，像在中國留學。唯一的盼望就是迅速停戰。大概不日就可停戰吧？此處朋友的統請清子代為致候。此處的中國人，待我們非常親切，很值得我們的感謝。現在的住址可以詳細通知。大村航空隊決不悲觀，你安心等着我吧。不必常寫信給我，恐怕難得送到。請你不必耽心，想寫的事情太多。唯一的就是本你安心等着，不要悲觀。我是非常的健康。寫得非常

潦草，還請你原諒。

山下清子：山下七郎十月五日囑

一一

(二)前床敬三之函一

拜啓：出征以來，許久沒有通信了。自母親大人以下，大家都好吧？我出征後轉戰各地，不幸遭了敵彈，足部受傷。現在正在中國野戰病院中調養，傷愈之後，希望能夠永遠離開戰場。入院之後，受院中各位，尤其是院長的優待。結果雖不如何，但是此間各位熱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正是農忙的時候，請善自珍重。附近親友均希致意匆匆。

敬三

一二

(三)前床敬三之函二

前信想已收到。母親健康否？望代爲請安！我的傷已較前好了許多。望安心。

戰事結束後，我即可回家。病院裏的先生們，對我招待甚周。院長對我較骨肉猶好。我將回來日本之後，打算設法報答他。在人地生疎的異國，能有這樣對我好的人，真是難得。關於耕種方面，現在一定很忙，望你在不害於健康的範圍內，努力工作。政治（想係他的老弟弟譯註）已年長，大概能為我認真幫忙。匆匆。

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敬三。



# 心底的呼號

——一封和中國人結婚的日本女人的家信——

親愛的父親：——

自從我們開始聽到砲聲和同你斷絕了信息，已經有了兩個月了，你們都好嗎？在生活中，未曾遇到什麼不幸吧？弟弟大寺沒有被迫入伍嗎？一想到你們，我心裏馬上充滿了不快。

秋天的雨靜靜地落着，僥倖爲了這雨我們今天沒聽到飛機飛翔的聲音。小溪正安靜的睡着。

你曾經說過「當我的外孫和我說中國話時我怎能不回答他？那麼，我八十歲的老人也得學中國話嗎？」多麼好心腸的祖父！但是，是不是真有這個機會使你見到他呢？現在我們住得離戰場頗遠，所以人們倒不必怕砲彈的危險，然而我們却每點

鐘都有死的可能。因為我們祖國的飛機在任何人煙稠密的地點都投擲炸彈，雖然這些地方都是些不重要的非軍事區域，那些人民都是些無辜的老人，婦女和兒童。

可惜你沒機會觀光一下帝國飛機光顧過的地方的情景，在那裏躺着許多已經沒有了頭腦而還緊緊抱着她們的孩子的母親，那些還含着乳頭的塗滿了血污的孩子還無言的看着各處，他們已喪失了整個的家庭……這樣野蠻的行爲實在是人類歷史中最低卑的記載。外國人已把這些殘酷的影子照下來向全世界人士公布了。剛開始時我還抑制不住我自己的哭泣，然而現在我的淚流乾了。

父親……華北和上海的人們，在日本軍隊沒有侵入以前，都過着和平的生活，別國有正當職業的僑民也沒絲毫的不安。父親！請想一想吧：假使有人拿着武器強橫地衝進一個人的屋裏，並且叫他不能保留自己的財產，或是沒得人家允許，就在人家家中建築起自己的房屋；那時，無論那家人自己本來怎樣仇視，也一定會一同起來反抗吧？這是當然的，你說不是嗎？我們國裏的飛機在上海南市發散的傳單，

寫着「我們不願意毀滅中國，只是想消滅中國的共產黨，」這樣的話，即使是不懂什麼是共產黨的小孩也會失笑的，沒有一個人能同意這說法。在這些被屠殺者當中，有許多都是除了「媽媽」而外還不會說一句話的小孩，難道他們也是共產黨嗎？假如事實真是如此，那麼爲什麼帝國的皇軍不也向紐約，倫敦，莫斯科的共產黨們進攻呢？無疑的，這只是藉口！

父親，我是多討厭這個戰爭呵！因爲李（她的丈夫）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常常沈默着不講一句話，但從他的面色上我知道，他像在以爲這個「日本妻子」妨礙了他，有一次，人們甚至於把他當作偵探。在這樣場合之下，假使我回到日本來，他也許能更順利地完成他對自己國家的任務。「一二八」事件的前夜，照子夫人哭着和他的愛人告別了，因爲他是一個南京政府的官吏，聰明的照子不是選擇了這最正確的道路嗎？但是，父親，我却無法離開我心愛的丈夫和孩子，并且即使我回到日本，我敢相信，那些愛國主義者的鄰居定會冷淡我并且罵我是「中國人的妻子，」是

的，在那裏也沒有地方好安靜的生活的，李是一個愛好正義的人，並且決定和他的祖國共生死了，我，她的妻子，又愛着日本，在那裏住着她的父親，祖國，朋友，同胞——回憶的情緒洋溢在我的心頭，我也愛國家，也尊敬正義，但是父親！你說上什麼是正義呢？它叫我不能理解了。在日本軍隊沒有來以前，秩序和正義籠罩着上海，人們也都安全的爲自己的事業工作，「皇軍是正義的軍隊，」我在童年已經知道而且深深地相信，但是，現在我親眼看見的這些屠殺給了我正相反的教訓，父親，儘可能地廣泛，把這些事實告訴我們的鄉人吧！我們要拿我們自己的力量阻止這人類的屠殺和搶掠！父親！告訴弟弟——我是如何高興——爲了他沒有成爲那些壞蛋的工具，他們是掛着正義的招牌而去侵略別人的，不要從那毀滅姐姐家庭的軍役呵！

父親，親愛的，願你健康！我們的再見總會到來的，別了！

## 日本共產黨

### 給在華日本士兵諸君的號召

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搶掠中國人民的最殘酷的戰爭，現在是大規模地爆發了。如諸君開到中國替強盜的軍閥當炮灰一樣，內地正在瘋狂的進行着總動員，日本的年青的勞動者——農民正成羣地被強迫換黃呢軍服，往中國戰場上送。

天皇的反動政府爲蹂躪中國四萬萬的兄弟，已經通過了前後將近六十億圓的軍費。十五億圓的殺人公債，已經在開始發行了。這樣當着諸君被迫地送到中國來屠殺中國的兄弟的時候，諸君的家庭就被壓上了空前的重担，無法繼續生活下去，陷入了飢餓的命運。華北的侵略戰爭一發動，內務省就立即頒發了一個法令，罷工是被禁止了，所有職工會的會議被禁止了，連反動的社會大眾黨的各種集會，都被禁止了。很明顯的，日本帝國主義明白我們日本勞動者農民的強大的反戰運動，明白

我們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和中國人民兄弟的携手，就要將日本帝國主義送入坟墓去。日本有覺悟的勞動者農民絕對反對這樣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的戰爭。日本進步的勞動者農民的真正要求，便是將全滿洲和華北立即歸還中國人民，由中國撤回全部陸海空軍，推翻由日本勞動者農民身上每年榨取七十億圓殺人軍費的天皇政府，建立全人民的民主政府，和中國人民手携手地實現遠東的真正和平。只有實現這些要求，全日本的勞動人民才能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地獄中解放出來。

現在，全中國民族都奮然起來，英勇地和日本帝國主義與軍閥強盜進行着抗爭。日本共產黨代表着日本所有覺悟的工人農民，向偉大的中國民族致熱烈的兄弟的敬禮。因為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就是日本反戰人民的勝利。同樣的，倘若日本的軍閥強盜達到他們的預定目的，那就是日本人民最悲慘之命運的到來，因此，每一個進步的工人農民出身的士兵諸君的階級任務，就是盡量向這戰爭怠工。應該迅速地使日本軍閥強盜的戰略計劃歸於失敗。應該使每一個戰友都了然日本

軍閥進行的戰爭就是等於絞殺七千萬日本的人民，等於將全日本的人民推入餓死凍死的道路。因此只有使日本帝國主義完全失敗，日本人民才能獲得和平，麵包，地土，與建立民主政府的出路。

因此，諸君應該到處和前綫上的中國兄弟進行聯歡，應該到處與中國人民的游擊合流，應該到處組織譁變來響應中國弟兄的鬥爭，應該有組織的將槍口掉轉對着最反動的軍官，應該使日本帝國主義軍閥所佈置的全盤戰局歸於失敗。

你們起來，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鬥爭吧！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就是我們日本勞動人民的勝利！

你們起來，擁護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吧！因爲中國人民的勝利，就同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勝利！

打倒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羣衆參加戰爭，迫使羣衆陷於飢餓的天皇政府，打倒蹂躪中國人民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諸君來屠殺中國人民的天皇

政府！

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團結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共產黨





全農·全水·總同盟·產組·鄉軍有志團

## 告征士兵書

「哎！悲慘啊！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命，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你們在故鄉的妻子兒女，在貧病交加之中，已經到了不能支持的境地了！我們在滿洲事件中死傷了的二十萬同胞，究竟爲誰而犧牲？這不過爲了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而毫無代價的被毀戮！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戰爭與大衆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中國人是敵人嗎？不是的！日本軍閥財閥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始不得爲了毫無理由的戰爭和資本家貪婪的榨取，而被驅赴前去送死！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乃大衆生活的向上

蹂躪大眾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蝨賊！我們要：即時和平——  
「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 現役將校有志團告在華北將士書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辛臨時議會，發表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外國以中正和協之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之和平」。

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暴露，對於諸位所以遲遲不派遣應援部隊，乃因爲陛下反對戰爭，不許出兵。然而軍閥不得陛下許可，仍悍然出兵了！現在雖然已經戰爭，但尙未能入宣戰的階段者，係因陛下要即時和平。所以這回的戰爭，完全是軍閥的私戰！忠勇的皇軍喲！

軍閥要廢立今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二·二六」的時候，川島陸相，真崎大將等，不是要通電全國的師團爲要放逐今上陛下立新天皇而造反

嗎？軍閥要使陛下成爲有名無實，要使自己實際成爲日本獨裁者。忠勇的皇軍啊！軍閥真實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服從陛下的勅命，決心即時撤兵！即時和平！把槍口向着軍閥！參加昭和的勤王！與中國「中正和協」！

## 日本人民反戰宣言

勞苦的大衆們，黷武軍閥現在又開始侵略我們的鄰邦中國了。

但是侵略的結果，是加緊剝削我們勞苦大衆，加緊吸吮我們勞苦大衆的膏血，並且要強迫我們去充當軍閥，及財閥的炮灰，我們如果要擺脫軍閥的剝削與吸吮享受自由平等及和平的幸福，我們就要起來打倒軍閥及財閥。

「我們人民的絕大多數都困於窮，但是，這是因爲全國財富都被三井，三菱以及其他少數財閥所佔的緣故；這是因戰爭每年壓榨日本勞動人民九十萬萬元向中國進行劫奪的緣故。崇拜資本家錢袋和軍官制服的愛國主義者說，日本土地缺乏，不得不奪他國領土。是的，我國農民真正苦於田地缺少，什麼原因呢，因爲在日本國內，大半肥沃田地均被地主佔有。農民耕種一畝田，實則等於半畝，因爲大半收成都被地主拿去。」

「崇拜軍官制服的愛國主義者，軍閥們以強盜的掠奪，以屠殺無辜人民，以代三井三菱增多殖民奴隸認爲日本國的偉大和光榮，日本無產階級則以此爲日本勞動階級所以處在奴隸狀況的原因。因戰爭的結果，只有加重我們勞苦大眾的負擔與痛苦，我們如果要想擺脫這種羈絆，達到自由與幸福，我們應該起來革命，起來打倒黷武窮兵之軍閥，勞苦的大衆們，起來吧，快快走來吧！」

# 朝鮮三一革命團體

## 組織民族戰線聯盟

### 確立盟約發表宣言

我們三個團體同是爲朝鮮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然在過去的一個階段中，我們各自樹立着獨立的門戶，未能切實的團結，是不可諱言的，不過這也是在時代潮流動蕩中免不了的一回事罷了。但是自幾年以來，我們同是提倡民族戰線的統一而不遺餘力，尤其是自蘆溝橋事件發生，中國四萬萬民族開始全面抗戰以來，我們爲達到民族戰線統一的目的，不斷地與我們革命的各團體接洽，如此經過三個月的預備工作，至今才告一段落。我們就在嚴密的盟約及共同綱領政策下，結成「朝鮮民族戰線聯盟」並將我們的態度和決心申述如下：

(一) 朝鮮民族的唯一出路，端在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朝鮮民族的自主獨立。所以朝鮮革命就是民族革命，而我們的戰綫也是民族戰綫，並不是「階級戰綫」也不是「人民戰綫」，又與法國，西班牙等的所謂「國民戰綫」也有嚴格的分別。這樣我們堅決否定我們民族戰綫內部發生對立或分化的現象，而且要努力克服過去所有的這種現象。我們的民族戰綫也已經過了理論的過程，而達到實踐的階段，剛在此時，與我們利害關係相同而友誼關係最深的四萬萬中國民族，對日本強盜的野蠻侵略，發動全面的英勇抗戰，這不僅給我們以實際的教訓，而且給我們以實質的援助，於是我們革命成功的信念也無限的增強。

(二) 我們革命的目的不外乎實現全朝鮮民族的自由平等。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集中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完成朝鮮民族的自主獨立，而且要建立全民族能够享受安樂和幸福的政治機構和經濟制度。換句話來說：朝鮮民族爲保障民族生存的自主權計；爲民族的悠久繁榮和發展計；爲保障世界的和平



計，在國際上要求民族的自主獨立；在政治上要求全民的平等權利；在經濟要求大衆生活的安定和向上而已。這是我們民族共同的要求，而我們民族一致團結的理論基礎也就是在這裡，我們有了這樣明確的理論基礎，團結才是鞏固，革命的力量才是偉大。

(三) 朝鮮民族應該有其特殊的情形，所以我們朝鮮的革命也應該有其特殊性，這是誰也不能否定的。但朝鮮問題也不過是世界問題的一環，所以朝鮮的革命也應該有國際的共同性，這也是不能否認的。譬如中國民族（雖不無程度的差異）也爲達到與我們相同的要求而鬥爭着，同樣的要完成中國民族的自主獨立，實現民權主義的政治，獲得民生主義的平等經濟。這就是中韓兩民族革命的一個共同性，尤其是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理論的共同性。所以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聯合戰線也是需要而且必然的。尤其是我們須要與中國民族切實聯合起來，趕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真正的東亞和平，這樣也可以貢獻世界和平及人類幸福的實現。

(四)朝鮮民族已經有了革命的自覺，我們知道要達到全民族共同的要求，只有一條革命的路可走。並且知道我們的使命是如何重大，所以在朝鮮國內的革命大眾，並沒有什麼內部分裂和對立的理由，就是在南北滿洲的多數朝鮮革命羣衆，分裂和對立是已屬過去的問題，不過在華南方面的朝鮮革命陣營內部，還沒有完全消除黨派對立的現象。我們雖然相信如果我們的革命運動更進一步的擴大到大衆裏面去，這種現象是自然可以被克服，可是這種過渡現象給與整個革命運動的惡影響，也的確是不小，所以我們仍須努力縮短其克服的時間。

(五)日本帝國主義，現在發動其陸海空軍的總力量來積極進行侵略中國的戰爭，並且聯合德國和意大利，結成侵略戰線，以便達到其侵略的目的。我們須要與中國民族聯合起來，加強抗日的戰線，這是歷史所給我們決定的必然的一條路綫；並且要支持與世界上侵略戰線對立的民主和平戰線，這也是一個自然的趨向。日本帝國主義正在被包圍於中國及英美法蘇的聯合戰綫之中掙扎，而且其自體的矛盾也

達到了極點，所以牠的瘋狂肆虐，也不過是最後的掙扎而已。

我們是在如上述的認識和主張之下，結成『朝鮮民族戰線聯盟』，並號召國內外革命同志及革命大眾，要發動全民族的總動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我們的革命偉業。

- 一，朝鮮全民族團結起來，鞏固我們的民族戰線！
- 二，中韓兩民族聯合起來，集中我們的抗日力量！
- 三，聯合世界上一切反日勢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朝鮮民族革命黨

朝鮮民族解放運動者同盟

朝鮮革命者聯盟！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

## 韓國光復運動團體對中日戰局宣言

彼帝國主義者強盜日本，自從七月七日夜，在蘆溝橋無端挑釁以來，以窮兵黷武，轟炸平津一帶的大小城市及鄉村，粉碎無餘，屠殺成千累萬的善鄰同胞。更進而南侵淞滬，北攻綏察，勢將席卷整個中國，以償其所謂大陸政策的夙願。這真是中國四萬萬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就是我韓國民族的永滅或再生的界線。際此我中韓兩民族一髮千鈞的危局，我們不能不緊急且鄭重的向我親愛的內外同志同胞，敬告數言：

我們看那倭奴作出此等橫暴，毫無忌憚，極痛心的記憶着，我們韓國距今廿八年前，被那劊子手，任意宰割了，牠們屠殺了我無辜同胞，強佔了我大好山河，摧殘了我文化歷史，蹂躪了我民族基業。自此我們韓族，遂淪爲人世悲慘的亡國奴了。我們又想到：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千萬同胞，也同樣的被其殘害，隨之上海一

二八事變，長城各口及熱河血戰，去年豐台的無理強佔，以及目下華北及上海等地層出不窮的事變，莫非是那喪心病狂的強盜倭奴，冒天下的大不韙，而所表演出來的獨脚把戲了。我們應當切實的認識：那帝國主義的日本，是我們中韓兩民族的百代血仇，同時爲東亞人類的共同敵人，我們非剷除此公敵，那我們幸福和東亞和平是無法可求，此其一。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強佔東北以來，即與中國四萬萬民族；結爲不共戴天血讎，並與蘇聯成爲勢不兩立的僵局，甚至脫退國際聯盟，破壞九國公約，背信世界各邦，陷於極孤立的絕境。加之其內部的經濟瀕於破產，政治與社會極形混亂，軍閥間的派爭日趨劇烈，觀其所謂五·一五和二·二六等活劇，及屢次內閣的短命場臺，均足以證明其最後喘息的苦悶狀。反觀中國：自從有東北慘痛刺戟以來，四萬萬民衆，況然猛醒，抱定犧牲報國的精神和決心，一心一德，精誠團結，鞏固其內部的統一，以及國防建設，經濟建設等等，均在國是之既定方針下，着着進行，確

立復興基礎。對於此等長足進步的情形，自彼野心家倭帝國主義者看來，當不免由猜忌而起恐慌。爲宰割中國，延長自己的生命計，如若及今不圖，恐將無機可乘。只好乘此西歐多事，蘇聯未遑東顧之時，拿出極殘忍的手段來，摧殘在生長期中的新興中國，以充自家的野慾，這就是今次惹起華北事變的根本心術那倭奴的蓄心積慮，多麼毒辣！我們對於敵人如此的瘋狂，將如何應付？除由我們中韓兩民族，抱着最後犧牲的決心，與之周旋，面抗戰到底外，更無他道，此其二。

彼倭奴本系殘暴無道的蠻族，乘我中韓兩民族的文弱不振之時，冒險肆虐，屢得非分的收穫，稱霸東亞四十餘年，妄自驕傲，習久成性，今次來寇中國，亦出於此種冒險把戲，那知時代不同，中國非復從前的中國。我們相信現在的中國決不是以威脅橫暴等手段可以屈服到的，試看；目下中國的民氣和抗日的情緒，多麼沸騰澎湃。戰綫上鬥士的士氣，多麼慷慨激昂，當局的對日國策，多麼透澈堅決！彼倭奴如果有一份良心和理智，即爲自身的生存計，亟應覺悟前非，懸崖勒馬，乃日本

不此之爲，反而老羞成怒，甘心作東亞萬代的罪人，那末：今次中日戰爭結果，其最後勝利，究竟屬於何方？在上面已經說過：日本以經濟破產，資源缺乏，積怨國中，失和天下，而成爲外強中乾的國情與處境，而今遠涉重洋，侵略廣大的中國，不但力量有所不逮，且事實上斷難可能，中國如不戰則已，一旦起而相搏，則萬不容日本之如願以償，況中國擁有四萬萬革命羣衆，數千萬敢死健兒，順應天時地利與人和，以逸待勞，並且運用列强的力量及弱小民族必死的協助，而從容應付持久作戰，則何患不得保持其領土主權之完整？所以我們斷定：今次中日戰爭，其最後勝利，無疑義的是屬於中國，此其三。

我們韓兩民族，自來文物同源，唇齒相輔，痛癢相感，利害一致，況目下共在倭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同被蹂躪宰割？我們自應切實曉得中國的主權與領土未得完整以前，韓國的革命事業，不易成功，韓族的祖國尙未光復以前，中國亦不能高枕無憂，韓國一亡，中國東北隨之傾，東北的傾覆，亦就是韓族的二重亡國。今且倭

奴深入中國腹地，肆兇於華北與淞滬，這實爲中國四萬萬同胞之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就是我韓國民族的永亡再生的分水界綫，我們中韓兩民族，爲各自生存計，爲維持東亞和平計，更爲與世界共存共榮計，必抱着最後一刻最後一人的犧牲決心，切實聯合起來，共赴患難，撲滅日本帝國主義，這才是我們兩民族的生路，此其四。

最後我們尙有不能已於言者：目下在日本帝國主義利誘勢脅之下，有少數無恥之徒，不知民族的利害，忘却自家的生死立場，認賊爲父，爲虎作倀，敢破壞我民族的共同利益者，這真是極痛心的一樁事情！究其所以，當然這也是那狡猾的倭奴，從中離間我中韓兩民族的奸計所致，我們聰明的同胞們，焉有愚昧至此！當此民族存亡，一髮千鈞之秋，自己雖不能作民族的先驅，而怎能忍心去作子孫萬代的民族罪人呢？販毒走私，偵探間諜，阿附敵人等行爲，均屬極惡的走狗作用，我們爲消滅倭氛，並整飭革命的紀綱起見，不問其任何民族，任何組織，任何勢力，凡在



敵人卵翼下，危害我中韓兩民族的共同利益者，決不容貸。尙望爾等：急早反省，即歸正途，共赴革命之路，與民族國家，同其存亡！

口號

- 一 中日戰爭是我中韓兩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 二 我韓國民族羣起參加中國對日戰綫！
- 三 中韓兩民族聯合起來殲滅倭寇！
- 四 掃蕩倭帝國主義的老巢！
- 五 肅清倭奴的走狗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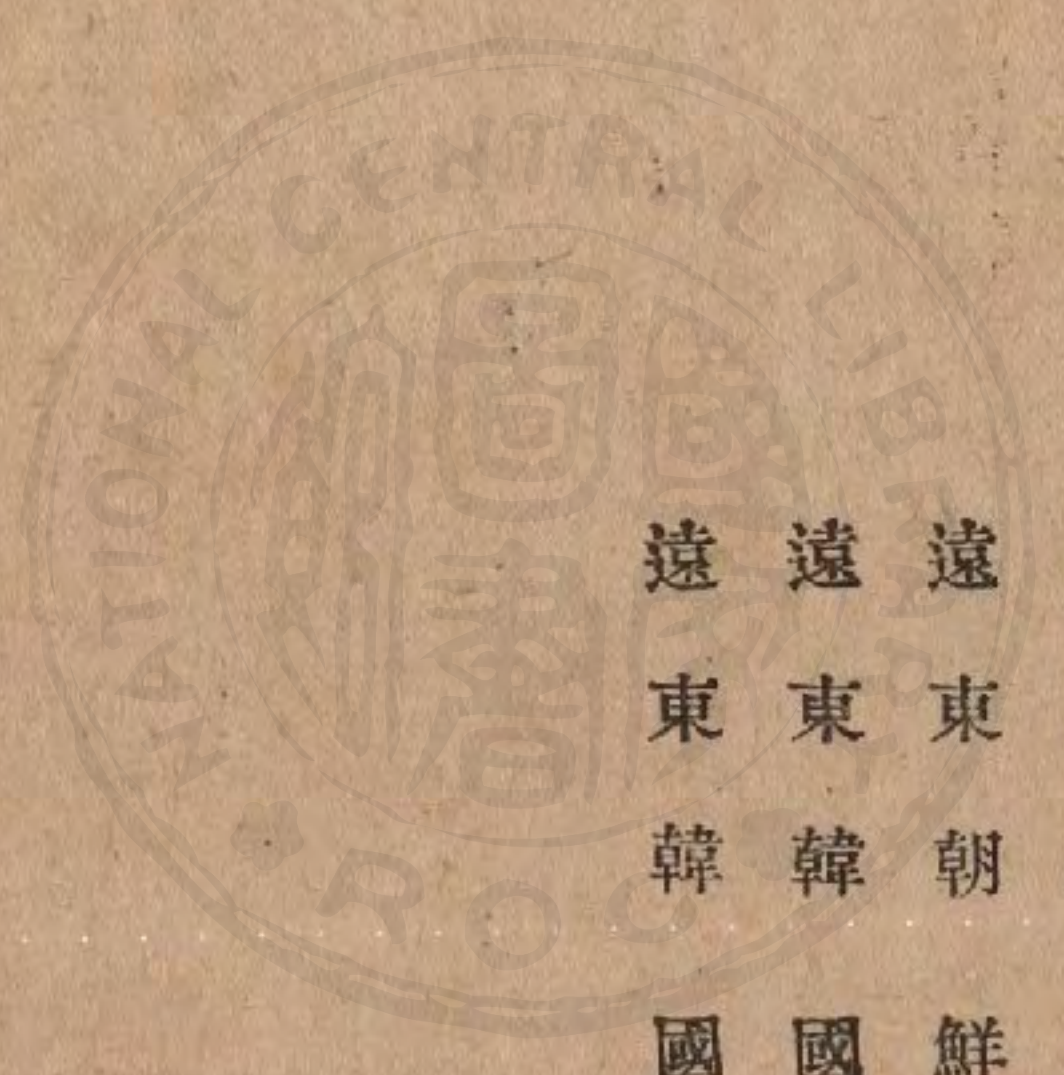
美洲大韓人民會

檀香山大韓人民會

檀香山大韓人團聯合會

檀香山大韓婦人救濟會

顯微鏡下的日本



檀香山同  
檀香山韓人  
遠東朝鮮  
遠東韓國  
遠東韓國

志愛國團會  
革命黨  
國命黨  
獨立黨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初版

顯微鏡下的本日

編者	周傑
出版者	星星出版社 <small>漢口義成東里十九號</small>
總經售	新生圖書公司 <small>漢口特三區湖北街</small>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抗戰報叢書

第八路軍	西北線	怎樣爭取最後的勝利	西北的新區	民族革命之路	顯微鏡下的日本	新武器和新戰略	街頭劇	抗戰歌(一集)	游擊線上	前線歸來	戰時人物	東綫烽火	八路軍抗戰紀實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二角半	一角	二角	一角半	即出	即出	即出

連環圖畫

當有全  
兵出錢  
去錢員  
陶張高  
謀文龍  
基元生  
作元生

每冊  
實價  
四分

星星出版版出新 生圖書公司總經理售



國家圖書館



002490949



0 . 42 1 .